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当代法國進步作家寫的十篇小說。

這些小說大都以今天法國人民的生活為題材。如邁斗寫一個不關心群眾的工會工作者。馬公特神寫正直的人在法國很難找到職業，而美國資本家又如何利用這種機會來欺騙法國人民。瓦爾洛普寫巴黎一個教師在一個投機性質的補習學校里教書，受到校長的剝削却無處講理。

此外，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揭露了美國電影界的卑鄙無恥的真相；把自由還給每一個人是寫法國侵越戰爭的，在這篇小說里，作者還描寫了第二次大戰期間一個蘇聯戰士的英雄形象。

目 次

烟斗.....	安德烈·斯梯(1)
瓊公精神.....	皮艾尔·古尔达德(10)
职业性的冷淡.....	皮艾尔·古尔达德(27)
好事总是不会磨滅的.....	伊夫·齐波(44)
我寫了一个电影剧本.....	讓·劳乃伊(57)
瓦尔洛普.....	讓·雅各·罗拜尔(66)
聖誕老人就在我們中間.....	亨利·克莱斯比(81)
养老院里的聖誕節.....	克莱尔·聖-梭丽那(90)
童年回憶片段.....	雅各·郎茲曼(98)
把自由还给每一个人.....	腓力普·得·皮來(109)

烟 斗

安德烈·斯梯

貝尔堂不喜欢熄滅的冷了的烟斗。他不抽烟。燃着的烟斗和烟卷，还馬馬虎虎說得过去，他忍受得了。也幸虧这样！在区联合会①，誰要是忍受不了烟斗和烟卷的話，那可活該他倒楣了。大家知道，貝諾阿和卡思东的烟斗是多么有傳染性呵。在貝尔堂的办公室里随便开个什么小会，过一刻鐘時間以后，好，随着討論噴出來的烟霧会濃得不得了。人們越是考慮、思索，吐出來的烟也越多。人們簡直有点像在那里往外吐东西的蝸牛和海参似的。應該相信：为了讓内心清晰明朗，这是必需的。

抽起來的烟斗可不是抽个一半就不抽了。烟斗抽起來，吱吱地响着，四下里靜悄悄的，就像燥热的夏天燒起來的火。人們听着嘴唇巴达巴达有規律地抽着烟斗已經听慣了，干燥的嘴唇，一忽兒閉起來吸進去，一忽兒張开吐出來一小团一小团的烟。一口一口的烟，說起來叫人难以相信，曲曲折折的，标志出逗号呀，句号呀，括弧呀，驚嘆号呀，以及千百个完全属于烟斗的标点符号，在書寫中是还都沒有的。

但是，当同志們开完会都走了以后，这种人家以为是烟斗制造出來的热气，就冷却下來了。貝尔堂整理烟灰碟；他用指头尖拿着那几个烟灰碟，送到离他的寫字台尽可能远一点的

窗台上去。他打开窗子，哪怕是在十一月的冷天，窗子也要打开。要不然的话，烟气冷下来气味就会变得辛辣，特别是比利时烟草的烟，这种烟气和别种烟草的烟不容易混合，清清楚楚地停留在空中。过了很久的时候，在屋子里，你的鼻子到处还会碰到烟的气味。到第二天早晨，贝尔堂穿他的那件鑽領絨衣的时候，还会闻到一股烟草味道，絨衣就像吸墨纸似的：墨水的颜色是褪色了，可是那股味道，仍然残留着。

此外，贝尔堂也不得不放弃想要当面纠正一下艾斯台的打算，——她是“担任”“基金”的传达职务的。每天早晨，在他的面前，在他的写字台上，那烟灰碟总是放在那里，当然烟灰都倒掉了，不过，在烟灰碟底儿上总还残留着一些烟灰。他每天来到办公室，这已经成了他第一个动作了：把这个他非常熟悉的绿色的、方形的、轻的烟灰碟放到那边去，可是，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从来不愿意想一想，反正每天他都是把它送到原来那个地方，放到那个小桌子上去，在小桌上放着一架复写机。

有一天晚上，贝尔堂发现遗留在他的写字台上的这个烟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他耸了耸肩膀。又是这么一个人，他又要到处去找这个……

他走的时候，仍然把那个烟斗放在那里，不过，他把烟斗放到烟灰碟上，烟灰碟里已经装满还在冒烟的烟灰和香烟蒂头。甚至还有一个烟头放在桌子的沿上，保持着平衡没有掉

① 劳动基金区工会联合会。——原注。

下去，在那里冒着烟……他整理他的文件的时候，也弄不清楚是这个烟头冒出的一股烟呢，还是疲倦，使他的眼睛受到了刺激。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到了这个时间，没有什么更重要的大事情了。事情都办妥啦，大家都走啦。可是，当他关上唯一点着的办公桌上的灯，正要摸黑走出去的时候，他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烟头。……他可不能随它撂在那儿，到下半夜一点钟或者两点钟的时候，它着到一定程度上，会掉到地毯上去的。他拿一个尺子，把烟头撂在一張报纸上，再倒在烟灰碟上面的烟斗上。这样一来，扬起了一点灰，刚好叫他又闻到一点烟灰的气息，这使得贝尔堂很不舒服的颤抖了一下，就像一眼看到了癞蛤蟆似的。

第二天，艾斯台清理好了烟灰碟，可是烟斗没有劲，撂在那里，其实，烟斗里已经空空的了。他依旧用手指头捏着烟斗，不免还是有点恶心，他把烟斗拿给这时到基金办公室来的同志们看。谁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东西，谁也不愿意拿过来看它一眼。

“应该说，这算不得是丢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旧烟斗，烟斗管子已经磨旧了，短短的，嘴儿上已经都咬坏了，已经不能再衔在牙齿中间，在斗子里头，也弄得凸凸凹凹的，尽是烟油子，用得破旧不堪，四面八方都给挖坏了。可以肯定，这个同志一定是抽得不对劲。不管怎么说，这个烟斗反正是属于这么一个人的，他抽烟可是不抽进去，为抽烟而抽烟，他抽烟斗不是为了讓烟斗发生它应有的效能，准是这么一位老兄嘍，真差劲。

贝尔堂，表面好像无事，心里面暗自高兴，他拿他找到的这个烟斗，放在别人的桌子上。五分钟以后呢，烟斗又回来了，

“你把它丟在我這兒啦。要是有人來找的話，那還是找你呀。可不會來找我。”

“你放下吧。別，別，別放在這兒。放到那邊煙灰碟里去。”

第二天早晨，煙斗連同煙灰碟又回到他的寫字台上來了。貝爾堂再作一番努力，用手指頭拿着，把它跟煙灰碟分為兩處——煙灰碟按習慣是放在他的桌上的，要改變這個習慣，他是無望的了。他把煙斗放在分類文件櫃的上面。可是到第二天，煙斗又回到他的寫字台上來了，這一回是放在煙灰碟的旁邊。

這簡直變得有點固執不堪了！

這樣送過去又送回來，送了好幾天，這個天曉得的煙斗，牽連住他，就好像有了一個彈簧一樣，再也離不開貝爾堂了……艾斯台每天早晨把煙斗跟煙灰碟一塊拿過來，當然，這是一定的，但是，在煙斗和貝爾堂之間，這麼一來，可要變成一個事件了。艾斯台呢，他每天在門口過道那兒看見她向她問好，但什麼話也不說。煙斗呢，在他的面前，一放就是幾個鐘頭。一方面他想把煙斗弄開，擺脫掉，另一方面呢，貝爾堂又很奇怪地感到沒有能力丟開它，這種感情反倒使得他總是惦記着這個煙斗。這個煙斗弄得他不知所措，坐立不安……

他思索着工廠里的工會組織問題已經有半個鐘頭了，這是他全神貫注的問題，所有這一切，他必須深入地反復地考慮，必須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可是这里面却產生許多傷腦筋的問題。他在辦公室里急得繞圈子，轉來轉去，站在那個煙斗前面，心不在焉地望着它，發現在這個煙斗的管子的正當中，有點什麼東西他從來沒有注意到。上面有着一條像海灘上漲潮留下來的痕迹。真奇怪。這個同志抽煙的時候一定是把煙

斗管吞到嘴里半截吧！……就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他的嘴嚼过的痕迹，短短的烟管比一根大雪茄烟还粗……虽然如此，但貝尔堂还是無法想像这到底怎么可能……

他不时地暗暗地吃驚，他居然这么注意这个烟斗，就像在烟斗上面，或者說，隱藏在这个烟斗的后面，有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似的。

算了吧，算了吧。不止一次地，貝尔堂想把它抛到窗子外头去，把它摔碎……可是，人家如果問他烟斗到哪兒去了，他把它怎么处置了？他怎么回答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烟斗一定有个主兒。如果他把它丢到字紙簍里，艾斯台照样还是把它拿起來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可是她会怎么想呢？这个烟斗無形中受到了庇护……貝尔堂到底不会願意为了这一截倒楣的……把自己弄得不尷不尬。說真的，这烟斗是用什么做成的呀？用木头，可是，經過这样使用，燒它，抽它，弄得已經不成其为木头了……算了吧，算了吧。

在第五天，貝尔堂整整一天沒有到办公室里來。打早上四点钟，他就到哀司高河岸的建築工地上去了，在那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塑膠製造厂。既然已經到了这里，他索兴就到工房和場地都跑了一圈，把會員人數、會員証和會費券都弄得一清二楚，登記在表上。他隨身帶了糧食口袋^①，他在正午的陽光下，在河边，兩只腿垂在河岸的坡上，跟裝電纜管子的工人一塊兒，他吃了他的簡單的午餐^②。到晚上，他对自己簡直滿意極了，人虽然累得要死，可是心境寧貼，他去参加一个党召开的有关負責人的會議，还有从里尔总工会执委会來的一個人也参加了會議。在會議上，討論到在各企業單位推銷自由

报——說真的——毫無進展的問題。貝尔堂正好是众矢之的，大伤腦筋。他听到的是些什么話呀！他就像从半天云里摔了下來一样。当然嘍，要想通过一千件很好完成的任务找出几件完成得不好的，那总归少不了有意见可說的。當場，你还会觉得那不公平。过了那么几天，几个月，有时候，过的時間再久一些，当你所負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在这上头对你所做的事情有意见的。你問自己这是怎么搞的呀。这很明白，要想叫別人喜欢你，却不是一天到晚咕咕囔囔地抱怨“沒有人喜欢我”，就能办得到的。發生了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是一个男子漢的話，那还是赶快把自己扭轉过来。你自己也坦白承認，你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你本來想把事情办好，可是你也把握不住不把事情办坏，或者不是沒有能力，你甚至說你不相信你会这样糟糕……不管怎么說吧，会一开完，当貝尔堂到办公室去查一查第二天的一个約会的時間的时候，他还在生气呢。这么好的一天，就因为这么一个問題，整个兒地給糟蹋掉，給断送了……这时候已經过了夜里十二点。基金办公室黑洞洞的，一点光亮也沒有。整个兒靜悄悄的。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着走進去，找他的办公室，貝尔堂觉得他的心，像人們在这里常說的，就像一只鞋子似的①。他簡直想哭。灯开亮了，第

① 粮食口袋，好比我們的职工上班时帶的飯盒子，里面裝着面包等等，工人中通用。

② 原文用的是“briquet”这个字，字的本义是打火机，工人們常常在工作中間匆匆地吃点簡單的东西充饥，多半只吃干的，这正好比打火机打了一次火一样。

③ 难过，不平，忐忑之溢。

一眼看見的是那個烟斗，又回到它的老地方來啦。这回，可真要有人倒楣了，这回，好吧！干！他拿起烟斗來，跑到廁所里，丟進抽水馬桶，用水抽下去。烟斗可是又浮到水面上來，直打旋，往馬桶上碰了兩三下，然后仍然浮悠悠地漂着，水漏下去了，它也跟着落下去，在留在馬桶底的水上轉了几轉，停下來不動了。沒抽下去。貝尔堂又抽水，等着看烟斗抽走。还是抽不下去。他可不会伸手進去再把它拿出來。活該吧，艾斯台願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迈开大步子走了出來，对什么都不滿意，首先是对自己不满意。

結果是：好警扭的一夜！不用說，在他这个失眠之夜的空房間里，这个烟斗成了一個大問題，第一号的大問題。烟斗泡在水里，慢慢地浸濕，泡進去，一層一層地从外面把那一層油膩浸透……艾斯台發現了烟斗，她想的恐怕还不止于此吧？……那她还想些什么呢？簡直是小題大作！……可是一千个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畢竟是有一个失去不見了，因為它們都是帶着我們的生活的色彩的。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貝尔堂就有这样一种感覺，好像曾經对什么东西缺少尊重似的。

第二天一清早，比預先想的還要早，他就赶到基金辦公室。一到他就奔着廁所走去，抱定决心伸手到水里去撈。可是烟斗已經不在那里了，有人比他還要早把馬桶抽過了水。也許是艾斯台吧？……在桌子上，烟斗早就在那兒等着他呢，就像沒有發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一刻鐘以后，艾斯台來啦。貝尔堂不知道說什么才好。艾斯台也在琢磨怎样开头。

艾斯台总是右手扯着她的藍圍裙的一角。她拿她那圍裙

什么都擦，就是没有什么好擦的，她也总是随时随地顺手抹一抹。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因为她总是要口沫四溅，所以拿围裙来擦她伸出去作各种手势的左手。要不然呢，拿她的围裙靠上面的不大用的部分把一个手指头卷起来，用这个手指头擦她的嘴唇。

“你那烟斗呀，到处乱鑽！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你总是把它丢掉。这一回，可跑得远啦！它打你的褲袋里掉了出来……”

“慢着，”貝尔堂說，“这烟斗可不是我的。您知道，我是不抽烟的。”

又不願意說謊，又不願意承認，在兩者之間，是沒有多少話好說的。

“我就是說呢……”艾斯台說，“你看，它還沒有來得及弄髒，我就發現了它。我聽見有人在抽水，後來又聽見門响，我就跟奈思道尔說：‘这么晚了，也不知道这是誰……’自从你們三个有了鑰匙，嗯？‘我可不知道这是誰，可是他忘了关灯啦。我看見灯光照在小天井里头。还是起來去看看……’我就在那兒找到了这个东西。我找來了一把小杓子，拿杓子把它弄了出來。後來我又把烟斗呀，杓子呀，洗了又洗，洗得干干淨淨，泡在干淨水里一直泡到今兒早上。跟着，我又拿來洗，擦清爽，擦了又擦，弄得干干淨淨的。烟斗一点气味都沒有啦，好極啦！”

“艾斯台，謝謝，謝謝，”貝尔堂說，“最好还是摺在那兒吧。”

他就當着她，把烟斗擱到放着复寫机的桌子上，跟烟灰碟

放在一塊兒。

過了十天以後，有一個人認出來這個煙斗了。它就在它現在放着的地方，就像陳列館裏一件陳列品似的，天天早晨總歸有人把它揩拭一番。

“你想打賭嗎，這准是雷米的那個煙斗？”沙勒瑪涅有一天路過這裡看到這個煙斗，這麼說。

大家只要一提到雷米，都是懷着感情的。

“他怎麼樣啦？”貝爾堂問。

“啊！你知道，已經有半年啦，後來……還不是跟很多遭送出國的^①一樣。十天以前，他又睡倒了。也許他不會恢復健康了。”

“你以為這是他的嗎？”

“他的煙斗丟啦，他總是問丟在哪兒啦？可是你看，他以後不能再抽煙了，醫生禁止他抽煙。不過，你了解這……”

“要真是這個的話，”貝爾堂說，“應該看得出來呀！……他的煙斗。這個煙斗抽得可真夠厲害的。”

“看樣子，就是在集中營，他居然也沒有把它丟掉，”沙勒瑪涅說。“這個煙斗跟着他，所有他生的病，它也應該都有一點吧，不是嗎？”

“我也跟自己這麼說，像這樣，這可不簡單，”貝爾堂說。“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把它好好地保留起來的。”

（譯自第六〇五期法蘭西文學報）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許多法國共產黨員、愛國者、抗敵分子、進步人士被法西斯或賣國者遣送出國，或是強迫去監獄，或是被送進集中營。

嘎公精神

皮艾尔·古尔达德

一九五五年秋天，美國石油公司——“嘎公”^①在法國的分公司打算招募一批稽查員，由于名額有限，而应召的人很多，所以举办了一个訓練班，半个月一期，以便从中挑选。訓練班設在巴黎近郊，离聖·奧瑙里諾河不远的地方，游艇的港口就在这里。

报名的人按先后次序分成二十个人一批。等到最后甄別考試，能錄取的，一批之中也不过三四个人，最后考試科目主要是銷售技術，不过也包括一般文化知識和心理測驗。这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屬对上司的关系中的坦白忠誠，是被視為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最后，在訓練过程中，主要的还是要創造一种企業的精神，公司的精神，也就是“嘎公精神”。

一个叫梅瑞尔的，担任訓練班的主任。在第一天大家集合吃午飯的时候，这位主任对他的学生一点都不隱瞞地宣布：大家在这半个月当中必須把自己看作是“出家修行”才行。

所以說，到了晚上，回到巴黎去，那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了。大部分应征的人沒有預料到紀律这么嚴格。有些从外省來的人，本來想乘这个机会晚上到蒙瑪特^②去大逛而特逛的，这么一來，大为扫兴，他們想掩飾自己心中的不滿也很难掩飾住。

大家暗下里叫苦不迭，他們的年紀平均看起來是三十歲

到四十歲的样子，在他們这样的年紀上，还必須强制着自己去服从像这样一种中学生的紀律。

梅瑞尔在每一次訓練班开始的第一堂訓話时，总少不了要提出，他，他在巴黎有家，有漂亮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自然喽，孩子也是可爱極了的，可是，不管怎么說，他要以身作则，每天晚上，要和訓練班的學員一起留在訓練班的宿舍河口旅館，絕不外出。

为什么他要这样牺牲呢？他总是厭其煩地一說再說：因为只有如此，“嘎公精神”才能被創造出來。或者說，正是因为这种“嘎公精神”，“嘎公”才所以是“嘎公”而与众不同。

每一班第一堂訓話以后，跟着就举行伙食总管就职仪式，伙食总管由學員担任，負責掌管罰金，并且在每一餐开始时負責宣布節日的慶祝仪式^①，宣布本日菜目（附帶还有經常有的开玩笑），并且，还要以如下的众所周知的可厭詞句作为仪式的結束：“諸位先生，謹祝胃口都好，願諸位吃得飽飽的。为了諸位順利向前，請按照次序進行，最年青的排在最前头。”

在訓練开始的几天，伙食总管常常是不能就范的。有几个調皮而胆大的人，以为可以把“嘎公”的这种規矩嘲弄一番。这时候，梅瑞尔便毫不犹豫地板起臉孔來当众指出，“諸位先

① “嘎公”是Gacom的譯音。美國石油公司英文是“Gas American Company”，把这三个字的字头 G—A—Com 拼在一起，便成为美國石油公司的簡称“嘎公”了。

② 蒙瑪特是巴黎一个熱鬧区域。

③ 这些節日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聖者的節日，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同时也是西洋人每天都可能有的命名日。

生，”他开口說，“这可不是讓人打哈哈鬧着玩兒的。我們这里就是軍官們的会餐。是的，我說的，一种軍官們的会餐，而且，你們也必須养成这种精神。”

訓練班每天上午有三堂課，下午有三堂課。每次吃飯之前，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可以玩木球，晚上呢，可以玩牌。梅瑞尔，深有用意地記下誰是玩桥牌的，誰是玩勃莫特的^①。这虽說是小節，可是对他來說，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举止行为优良，就能佩戴“嘎公”的獎章，上面鑄有独角獸，后面襯着云紋。直截了当地說吧，人們已進入良好秩序中了。

一期訓練班宣告結束的时候，举行告別餐。不过，經過訓練以后的錄取結果要在上尾食的时候才揭曉，这个主意的确是別出心裁的。于是，当着这些憂心忡忡的一家之父，当着这些在訓練期間离开爱人拿愛情冒險的未婚夫，梅瑞尔解釋道：这对他們來說，正是“一个鎮定和自我克制的考驗的机会”。所謂“嘎公精神”也者，便是如此。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第三屆訓練班告別晚餐已經开始了。参加会餐的人，靠着某些頗有分寸的玩笑，大家似乎也挺愉快，高高兴兴的，不过，心里头，仍不免忐忑不安，特別是伙食总管，他簡直憂心如焚。伙食总管雅克·巴班接着規定的仪式說完了：“……謹祝胃口都好，願諸位吃得飽飽的……。”

^① 一种牌戲，在法國很流行；“勃莫特”和橋牌相比，那情况正如“打百分”和橋牌相比一样。

“好，”梅瑞尔开口說話了，“我說巴班，真是活見鬼，你可不要拿出送葬的那付腦袋對着我們呀。再過兩個鐘頭，你就可以放心啦。不管怎麼說，到底在‘嘎公’沒有誰叫誰給砍掉腦袋呀，除非發生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故……”

巴班不尷不尬地微笑着，低頭來看着他盤子里切成兩半的煮老的雞蛋。有十個人喊着：“罰他！罰他！”罰款箱里這回該放進去一百法郎了。

伙食總管的不安的心情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怪他自己那回太老實，過分坦率了，那是在訓練開始前幾天，他和梅瑞尔有過一次“接觸”。

他記得很清楚，這次和梅瑞尔談話時他說過的話，他差不多每一字都記得，現在他明白了，這一次談話毫無疑問是有決定意義的。那是在“嘎公”的布哀西街的辦公室里，凡是參加訓練班的人，在動身到訓練班來之前，每一個人都是按着次序談過話的。

“我應該非常坦白地向您承認，”巴班說，“我失去最後一個職業的情況，是有一些兒……怎麼說好呢，不過，總之，是有一些兒異乎尋常。我願意把經過說給您聽，為的是不要讓您以為那是因為純粹職業性的理由。我是很受人尊重的。我並不會提出什麼抗議，因為那是徒勞無益的，何況，在我，我也抗議不來，那不是我的脾氣。總而言之，發生了一次罷工，這次罷工和技術人員是毫無牽連的。總而言之，我意思是說，我們呀，我們這些技術人員本來並沒有什麼要求。可是，事情也和我們有關係，因為工人們要求採取安全措施，必要的安全措施。老實說，必須採取一些安全措施，這正是技術人員的意

見。在我看來，那純粹是技術問題，是普通常識問題。譬如說，要是有人問我，在深谷上面的橋上是不是應該安上橋欄杆，我當然回答應該裝上。問我這個問題的人，他腦袋里头打的什麼主意，這我管不着，我也不願意知道。當人家征求我的意見的時候，我就回答：工人們所要求的這些安全措施是合理的。總而言之，從純粹技術的觀點來看，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管你罷工也好，不罷工也好。好啦！十五天以後，在緊縮人事的借口下，我就給辭退了。我不是提什麼抗議，不過我相信，我有責任把這些都告訴您……”

梅瑞爾怎麼回答的呢？那時候梅瑞爾回答了什麼應該回憶出來，這很重要。

可以說，訓練班的主任的回答是“好的”。巴班的記憶很精確的，他甚至連語調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喜歡您的坦率，”梅瑞爾這麼說，“您做的很好。不幸的是，很多法國老板都是絕對的眼光狹小。特別是那些小企業老板。何況，他們抱怨有共產黨……在美國，您說不定還會受到歡迎，因為您提出了採用安全系統的建議。自然嘍，那邊可能根本就沒有罷工。對您的老板說起來，採取安全措施也許比罷工要上算得多。我可以肯定地說，罷工給他帶來的損失，要比裝置安全設備要損失得更大嘍，並且，總歸有一天，他還是得把安全設備裝置起來呀。可是，您能拿他們怎麼辦呢，他們是天生如此，無法改變。不管表面上怎麼樣，其實他們不過是一些作小買賣的、手工業者。等到他們知道美國的情況或者德國的情況以後……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在桌子的另一頭有一個人這麼說，這時候，

紅燒兔肉端上來了。“總而言之，你這個伙食總管呀，你簡直是心不在焉！”

所有的人都叫起來了：“伙—食—總—管—罰—款，伙—食—總—管—罰—款。”

“對不起，對不起，”巴班有聲無氣地說。

他努力要裝出笑容來，偷偷看了梅瑞爾一眼。梅瑞爾正在觀察他，這是毫無疑問的。梅瑞爾正在準備給他致命的打擊。

巴班看着訓練班主任的肥胖的小手。當梅瑞爾發言的時候，他總是把玳瑁眼鏡取下來，把胖胖的小手放在桌子上，欣賞着他戴在右手小拇指上的一只鑲着紋章的大金指環。

“他的相貌很和善，”巴班想，“不管怎麼說，他的相貌很和善。看樣子，不頂壞。”

可是，立刻，他就責備自己不應該輕信這種善良的外表，不應該輕信這張長着像小孩子的討人喜歡的酒窩的圓圓的臉，和這兩只藍眼睛，你跟他說話的時候它們會籠絡住你，讓你相信他，而且你就是想躲也躲不過它們。

第一次在布哀西街和梅瑞爾談話中，他不應該表現得過於熱衷，他深深自疚自責。他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能進‘嘎公’，給他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誰肯相信這種話呢？不過，在某種情況下，這也是真話。如果梅瑞爾是一個心理學家的話，也許會懂得：在他面前，巴班這個人，是一個絕對“可以左右的人”。一言以蔽之，一個卑微的人。這種卑微倒不是那種不懷好心的卑躬曲節，精于計算同時又卑鄙無耻，不，這

是一種聖潔的、信任人的謙卑，它可以產生無名英雄，至死不渝的同道。

“我可不隱瞞，您會有許許多多工作要做的，”梅瑞爾說。
“您的身體很好吧？”

“非常好，”巴班回答。“從前，我生過病，不過現在，好啦，身子骨不錯。”

他說的是謊話。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在二十歲上，病了，不能繼續讀書，到薩伏依的療養院住了十八個月。出院的時候，算是痊愈了。差不多可以說復原了吧。但是，遇上風吹，下雨，季節不正，那可就難保了。

一場病給他的影響是，不論對什麼事，都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他覺得，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總之，他不應該對生命有過多的要求。他學工程已經學得程度不算低了，可是他終究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再求深造。所以，他認為他自己不是一個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的人，他覺得，接觸到一點，而且是兢兢業業地，膽小地接近了一點什麼，也就應該心滿意足了。他這個人，只要您一看到他，從他那一身洗得一塵不染的可是里子磨得發光的藍色的衣服，從他那骨瘦棱棱的、長着一大把鬍子的大臉，從他的在三十歲就變得灰白的頭髮（不過，他的母親也是如此），從他那雙在不停地尋求着別人的鼓勵和同情的眼睛，您就會感覺到這個人的那種安於天命的哲學了。自從染料工廠辭退了他，失業了十八個月，這十八個月的重重憂慮把他弄得駝背了，人也變得蒼老了。他每天舉着報紙一行一行的看了又看，找了又找，看有沒有招人的廣告。就像報紙簡明廣告欄中那些可笑的簡化的文字中包含着一種生命似

的，它們能打開一條道路，不管是对什么东西，也都能賦予一種深意……到底，他發現了一條小廣告，多虧它，他找到了“嘎公”這個差事。梅瑞爾曾經說過：“‘嘎公’招收雇員，並非別的，乃是把機會給予所有具備條件的人。話說回來，還是讓訓練班去決定取舍。”

巴班從布哀西街的辦公室走出來以後，幾小時之內，他是一個快樂的、有力量的、有力量的人，夢想着生活終究會帶來幸福的，因為，他想，當齊塞洛打開他們住着的曼徹斯特旅館房間的門的時候，他終於可以說：“好啦！好啦！這一下子，成嘍！至於是個什麼差事，那沒有關係，總而言之，這一定會好得很嘍。”她將會多么滿意呀，她會像鳥兒似地叫起來，跳起來；因為，她究竟還是一個小姑娘呀，而且這樣只有更好。她溫柔，多情。對於他，她身上每一個地方都是一種祝福。巴班是很愛她的。

愛情曾經幫助了他，支持了他，不過，愛情也使他閉門不出，遠離了生活。說不定有人也許會不同意這看法。雖然有些小說提供了范例，說有些男人，正因為愛情，反倒有強烈的生活興趣，而且做出了一些事業。但是，這對他來說，是不是也是可能的呢？……

他徒步從布哀西街走回家去的，一直走到阿來吉亞街，心里充滿了迥非尋常的激動。

天黑下來了，這是十月末的一夜，空氣潮濕，白天吹了一天海洋的潮濕的風：這一天好像反常的春季里一個日子。他本來想當時就打電話給齊塞洛，但是他克制住自己不要去打電話，以免給她招來一個難看的臉色，她的老板是不喜歡這個

的。“你不必給我打電話，”齊塞洛說過，“除非是，當然嘍，發生了意外的事情。比方說，着火啦，或者別的類似的緊急事故，那時候，你可以給我打個電話。”

他們朝夕相處已經六年了，像這樣整整一天和她分開，不知道她的消息，也聽不到她的聲音，對他說來，真是一件難熬的事。他總是重複說，他“像第一天見到她那樣愛她”，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這並不完全是實情，事實上，生活已經把他們彼此之間的興趣都減弱了一些，這本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一年以前，他們不得不從帶家具的公寓房子搬出來，住到曼徹斯特旅館里。這一年以來，窮困之狀是愈來愈明顯了。雅克也有時候希望過孤獨的生活。可是，這也不過是一時的想頭罷了，就好比有人想再生一次，重新作人，再換一個城市，再換一個國家，按着這一輩子的經驗，重新開始過另一種新的生活。有這種念頭的時間很短。他很愛齊塞洛，她身體的任何一個地方對於他簡直就是一種祝福。光滑呵，光滑呵。他憑着他的手指，他的手掌，就可以想像得出那一切。這可不是腦子裡的想像，而是实实在在地感覺到的，千真萬確得就好像她身體的溫暖都感覺到了一樣，而且，不論是在什麼時候他都能感覺得到。他甚至於可以唧唧噥噥地說“我的愛呵”，並且在風裡面給了她一個吻，而且她真正地就像是在那兒……

現在，這非凡的愛情就要再生了。他們可以設法再去找一處帶家具出租的公寓房子。當然，不必馬上就去。但是眼光要看得遠一點，不能只看眼前。要等到他在“嘎公”坐穩了，變成“少不得的”人，要等到人家談到他的時候會說：“你們看看

巴班，剛進來的时候才掙五万法郎（当然，还要除掉各种开销），现在再看看人家，年年調換小汽車……”

大家吃着紅燒兔肉，喝着布尔高涅葡萄酒，情緒已經好起來了。訓練班的學員們再过几分鐘命运就要决定了，他們把这都忘得一千二淨。大家在开玩笑，可是当一陣吵吵嚷嚷鬧起來，开玩笑也就消失了，在这种場合之下，总是这样的，大家一哄就鬧了起來，大家又回想起战时，大家学着打仗时的那种派头：“嘿！老兄，四面八方攻上來啦，噠——嗖！噠——噠；噠！我曾經說过，哼，这真够瞧的……。”

通过河口旅館这个餐廳的門口，人們正好可以望見兩条河会合的地方，在那边，不停地有霧靄升起來。“嘎公”的一艘游艇正打那兒經過，船是新的，亮光閃閃的，好極啦。当大家看出來船上飄着的印着一个独角獸的旗子的时候，大家鼓掌喝采了。有一个人說：“对啦！这是咱們公司的！咱們也应当升起大旗來才行呀。”梅瑞尔听見这話，很滿意。“嘎公”精神正在逐漸實現了。

雅克·巴班努力想跟大家一样表現出兴高采烈的情緒，可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嘴唇上做出討人欢喜的微笑罢了。“事到如今，”他想着，“事到如今，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傻事，我不該把我离开染料工厂的經過一五一十地都告訴梅瑞尔。然而不告訴他，他也还是会曉得的……他們什么都知道。他們有一种特殊的警探組織……可是，总不可能……总不能为了这么一档子事兒就把我一生毀了吧。因為他們要毀掉我，以后还是可以把我毀了的。”

他回想着那天晚上的每一分鐘是怎么度过的。

他在布哀西街接头好以后，十拿九穩，他这回是被雇用了，这是十八个月以來，他們的第一个幸福的夜晚。十八个月以來，这也是第一回，他没有怀着焦慮的心情看着黄昏到來。在巴黎天空中，輕輕的薄霧在飄蕩着，就像今天塞納河和烏阿茲河的会流处飄着的霧一样。他匆匆忙忙地走着，他决定帶着齐塞洛一起到飯館去吃飯。这簡直是發瘋。可是这是一个非同尋常的日子呵！……他自言自語地說：“对啦，也必須懂得發瘋才行。不論怎么說吧，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其实，万事早已安排定了。”

在巴克十字路口，他記起來——無疑这是因为这块地方对他太熟悉了——，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齐塞洛，傾心地爱上了她。从巴克十字路口，一直到阿來吉亞街，他青年时代的痕迹好像还留在牆上，好像还飄浮在空气中。比方說，齐塞洛，她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呢，他仿佛依稀看見了她，她正在地道車出入口的地方等着，假裝看一張報紙，为的是好躲避开有些家伙的無聊的开玩笑的話，他們是向來不放松任何玩笑的，有时候他們倒也达到了目的。飯館里也是一样，气氛依旧，可是一九三九年战争以前，用十五法郎，就可以吃一頓正式的帶冷盆的午餐，冷盆的菜的样子很多，它簡直讓你感觉到有点奢侈。

这一切都跟这座城市、跟柏油馬路、跟一排排的樹、跟酒巴間或旅館的轉門轉动的时候流出來的一陣陣的暖气混合在一起了。

“倘若从所有这一切东西里把爱情的回忆拿掉，恐怕留下来的就只有一些石头块儿了。那么，巴黎，还有什么意义呀？在生活里，受了那么多的苦痛，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人的生計必須得到保障，这不論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是不可能的，要是大家不是貪多無饜，而是稍有即足的话，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互相造成这么多的痛苦呢？只要人们有着一个伟大的爱，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造成这么多的痛苦了。那时候，一切就都不同了，一切都有了意义。”这天晚上，雅克·巴班想到这些事情，他认为重要的是：“把希望找回來，讓世界再恢复到应有的秩序中去，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对它的良好运行，以及对于爱，现在是沒有絲毫理由可以怀疑的。因为，如果爱真的使生活有了意义，那么，在一个烏七八糟、顛三倒四的世界里，那还談得上什么爱，爱还怎么可能呢？一个像他，雅克·巴班这样的人，有着他所有的弱点，可是，不管怎么样，事实是，他用他一生中好些年的光陰学得了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像他这么一个人，难道他那十个手指头就一点用处都沒有嗎？”

他听见有人在喊，可是声音好像是隔得远远的，好像是从什么厚厚的东西后面透过來的，而且好像喊了很久了。也許是像在一九四〇年战争期間大家在一塊兒吃飯，吃飯完了，大家喊：“伙食总管，來个演說！伙食总管，來个演說！伙食总管，來个演說！演說！演說！演說！”梅瑞尔拿他的刀子敲着酒杯。巴班机械地微微欠起身子，喉嚨發緊，他說：“諸位先生，我不想來演說，我僅僅想以我們大家的名义，表示……在这一

刻……”

在这一刻，齐塞洛正把他們的房間的門推开，她回來总是累得不堪，可也总是那么美。在这一刻，他对她說話，一半是把她摟在怀里对着她耳朵說的，一半是在自己内心說的，連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她到底听見了一些什么話，自己在心的秘密里到底又說了些什么話。就在这一刻呵，他会跟她說：“我的爱，我的小鸟。”

“我的爱，我的小鸟，我簡直不相信我是这么幸福。有人以为一切都可以嘲笑，有人以为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只要有爱就行。当然，我并没有談到关于生活的問題。这是另一件事情。我不善于表白自己，可是你懂得我想說的是什么……弄到最后我也許会变得煩躁不安，变得脾气暴躁，这会把一切都搞坏的。現在呢，我能像一个男人似地爱你，我到底是能做点事情了。这样一个男人呵，他的生活有了意义。我甚至不能說清楚这对我有着怎样的意义，但这是多么好呵。每天早晨，看着你出去，而我留在家裏伤腦筋，这种生活可叫我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吻我吧。再吻我吧。不停地吻我吧。你一天比一天美丽。不，不要摇头，我觉得你比前几年还要美丽。你一直是很美丽的，可是我更爱你現在的这张臉。我多想看到灯光呵。可是，应该早点睡覺了，因为我又要恢复早起的習慣了……”

“別总是說話吧，”她說，“別說啦，你說的太多啦。我知道，你要是說話太多，等会儿你又該难受了。何况这个工作你

喜欢不喜欢你还不知道呢。不要激动。还有訓練班呢。”

是的，还有訓練班。他当时把这一点給忘記了。他忘記了一切都还没有成为事实，他还得作最后的努力。

“……在这一刻意味着，就是說，在訓練完了以后，在訓練的当中……請原諒我，我可不是議員，……对吧……”

這句話說得很成功。四面八方都有人說話了：“得啦！謝天謝地，幸好不是！議員，我們已經够多了！”

無意之間，他这么說倒把話說对了。梅瑞尔笑了。“……我誠心誠意地對你們說，从今天起，咱們已經感覺到了，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对于咱們，总之，對咱們之間的許多人是如此……我希望，靠了这种精神，靠了咱們在这个訓練班所獲得的这种精神，也就是說咱們的大公司的精神，‘嘎公’精神，对啦，就靠着这种精神，一句話，一切都会好起來的……”

他还說了一些別的話，可是他自己也沒有听進去。

他講完了，坐下來。演說这个苦役总算解除了，他感到快乐，在短短的時間內使他暫時忘掉了他內心的焦慮。咖啡和甜酒端上來了。雪茄烟和香烟的烟霧把空气弄成淺藍色的。他放心了。他想，要是齐塞洛也在場，那該多好啊。他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烟，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酒，一边夢想着。他想起齐塞洛說过的一句話。一句平常的話，可是很激动人，是他十八个月以來所听到的最幸福的一句話：“你又得練習天天一大早起床啦……”

齐塞洛說這句話的時候，用一种溫柔的眼光看着他的瘦骨棱棱的面孔、他的斑白的兩鬢。

在布哀西街跟梅瑞尔接洽工作以后的那天晚上，他們到飯館吃晚飯。他們为了未來，为了生活有了头緒，还喝了点酒。他們几年來都沒有像这样开心过。他們吃完飯，走回曼徹斯特旅館來，夜霧已經降落。路灯和店面的灯还亮着，最美的商店的門面是以对藝術的爱好的观点布置的，这一切，把他們圍在光环之中。他后悔沒有背下几首詩，也沒有学会几首完整的歌曲。不过，这本來也不关緊要的。他本來也不需要夢想，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也就足够了。事实也的确是这樣……

電話鈴响了。一个穿白上衣的僕人過來告訴梅瑞尔有人找他听電話。訓練班的主任站了起來，手里拿着他那本記事册。

一片沉重的寂靜，只听见杯子碰击的声音，一声咳嗽，在餐廳的窗子下面經過的汽車的煞車声。

人們可以听得見梅瑞尔在餐廳門口关起來的小電話間里打電話的声音。最后，他回來了，笑容滿面的。他手里还是拿着那个小記事册，不过，小記事册合起來了。

“怎么样？”不知是誰說了这么一句。

“我所能告訴你們的是，但願你們仍然抱着希望，也就是說，最后的名單還沒有決定，因为在盧昂还有一个訓練班，搞得迟了。关于等級的問題，你們了解……总而言之，照我看來，沒有什麼問題。我想大家可以放心地去玩最后一次木球吧。不論怎麼說，首先要拿出‘嘎公’精神來！”

这句魔術似的口訣使得大家笑了起來。每一個學員都在想：梅瑞尔說不定要考驗他們一下，看看到最后是不是还保持

着这种“嘎公”精神。

于是大家都勇气十足地去玩木球了。

巴班站得稍稍远一点。他知道自己臉很蒼白。梅瑞尔走到他身旁來，把他的胖胖的小手放到他的胳膊上，他并没有感到什么奇怪。

“我的親爱的朋友，”訓練班的主任說，“您明白，在我來說，这很难說明白，这……，剛才……”

“……我没有被錄取嗎？”巴班說，他的声音里毫無表情。

“不是的，”梅瑞尔說，“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您明白我的意思……您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当然嘍，而且我也要跟您你說清楚，您的訓練是很不坏的……只不过……我該怎么說才好呢……簡單点說吧，領導方面还要了解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您才……我怎么說呢，才离开染料工厂的……您明白，这很难說清楚……”

“是的，”巴班說，“我明白啦。”

“您看，親爱的朋友，”梅瑞尔說，收起了他那副笑臉，因为他那副笑臉已經没有什么用了。“您看。不管怎么样吧，这些日子，您到底也沒有白过，对不对……”

“当然，”巴班說。

他从玻璃門望出去，望着河水，河面上正閃着汽油般的光彩。河沒有些咖啡館，咖啡館的霓虹灯都亮了。这一切怎么对齐塞洛說呢？又怎样再去找职业呢？

“怎么样，馬上就到‘嘎公’去上班嗎？”人家要是这样問，可怎么回答呢？

他又想到在染料工厂的那一天，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他曾經“表示了作为技術人員的意見”：“罢工也好，不罢工也好，工人們的要求是正确的。”可見，事情本來就是这样的。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不可能有兩種。正确的生活方式，應該是知道了真理，就把真理說出來。

他覺得自己突然間充滿了奇异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新的力量。他曾經怀着信心和幸福想着齐塞洛。他知道她会对他說：“这算得了什么呀，可是我爱你。”

“总归一句話，”他說，“我沒有这种公司的精神？”

他分辨不出自己的声音了，他从來沒有过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他換了一个人，就像是他又重新从他的童年生長出來，这一次，說不定正是他第一次真地从童年長大起來。

“……好吧！梅瑞尔先生，我非常滿意我沒有搞上这种‘嘎公’精神，您知道不知道？总之，您有道理，这个訓練对我并不是沒有用处的……”

他笑了。

“总之，”梅瑞尔說，“看起來，您同意了？……”

“非常同意，”巴班說。“总之，非常同意……”

他想，今天晚上，他們要把抽屜的底兒好好地翻一翻，有多少錢都拿出來，他要跟齐塞洛一塊兒到飯館去吃一頓，去“看看燈光”。他不再害怕了。他心境非常寧靜，他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譯自第六一七期法蘭西文學報）

職業性的冷淡

皮艾尔·古尔达德

西方灯塔报的巴朗，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上了歲數的人。另外三个，年紀都在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正当于他們那一行的熱勁兒挺高的时期。这三个人里头，一个是晚报的于立，一个是宇宙报的布迪埃，还有一个是联合日报的阿尔諾。

“我看該去吃飯了吧，”巴朗說。

“說的是呀，走吧，一边吃飯，一边想法子打听消息，”另外三个人这样說。

自从下午开始，尸体就往海面上漂浮出來了。等到大霧散开，人們就可以望到游艇聖·瑪丽号在出海一公里的地方傾陷在沙堆上面。

“这家伙看起來可真不算小，”于立說，“我不知道寫起新聞來是怎么个寫法，要是讓我來寫的話，在第一版上寫六欄，在副頁上寫五欄。等到从海里撈起來二十个死人，那我就要求寫上八欄新聞，不多也不少，一点也不含糊。”

“你們寫多少？”巴朗問。

“多少不一定，”布迪埃說，“十一欄到十五欄之間。他們倒是不急着把結論透露出來。事情是明擺着的嘛，因为，随着幸免于难的人一点一点增加，船上有多少人一点一点湊起來，最后会弄清楚船上到底應該有多少人。Business is

business.①”

“照我看來，”巴朗說，“上船的人頂多是二十個。”

“你一上來就連底兒兜出來嗎？”阿爾諾問。

“當然是慢慢地來，”巴朗說，“看情形。”

“看什麼情形？”阿爾諾又問。

“看誰是聖·瑪麗的所有主。你們是巴黎來的，你們用不着管這一套，可是我，我是在卡昂②，我可犯不上在大主教管轄的地界內也牽扯到這事情裏面去。話雖是這麼說，自從拉尼號遇難事件以後，這一次是我所碰到的最傷腦筋的一次……雖然火車出事要比什麼都更要糟糕……”

“為什麼呢？”于立問。

“火車出事，要流血呀，”巴朗說。“可是航船出了紕漏，就沒有什麼‘鐵路線的混亂和碾碎的屍體’了。”

他們幾個人站在海堤旅館的酒吧櫃台前，胳膊肘兒支在櫃台上頭，正在喝他們的第二杯酒。他們想借着這些犬儒式的瞎扯淡來逃避開逐漸感覺到的憂慮不安和痛苦，儘管這樣，他們仍然免不了還是要想到在海堤上幾個人一堆、幾個人一堆地佇立在暗暗的黃昏裏的那些人的焦急和惶恐，他們正在那裏死盯着巡邏艇在退下去的潮水裏尋找淹死的屍首。

“你們這些年青人，”巴朗又開口說話了，“你們真是運氣好。特別是在巴黎報紙上，人家絕對不會像這樣要求什麼哲學說教的。要是在從前，你們倒也用不着在什麼命運的盲目性的問題上說廢話，用什麼命運的盲目性去提醒讀者，說他們

① 英文，“做買賣就是做買賣”，意思是說該怎麼的就怎麼的。

② 在法國北部靠近英法海峽的一個城市。

不过是土里的虫子……”

“簡直是爛泥里的虫子，”于立說。

“你可真叫沒意思，”布迪埃說。

“小伙子，听我說，”阿尔諾說，“能不能談点兒別的？在這兒吃飯可真不好受。”

“这都是布迪埃出的主意，”于立說。

“我本來以为在這兒吃飯，是又方便又適意的，”布迪埃說。

“要說適意，這地方也許本來是很不坏的，”阿尔諾說，“應該知道：什么也不管，舒心如意的到這兒來，那是很好的。”

他朝着餐廳那邊望了一望，餐廳與酒吧間之間僅有一扇短短的玻璃門隔着。一切似乎都跟平常一樣。有人在那裡吃飯。餐桌上照例少不了名菜龍蝦。

“送葬的宴席向來都是吃得挺好的①，”巴朗說。“我推想，那到底不是對着盤子悶着頭哭吧。”

“難說，難說，”布迪埃說，“我自己這麼想：吃那一頓送葬的宴席，人們腦子里究竟會想些什麼呢。”

“你是說在開始吃的時候还是在吃到臨了兒？”阿尔諾問道。“那必須分別開來看。當吃過烤牛肉之後，儘管情況依舊，可是心理狀態可就大不相同了……”

“我曾經被請去吃過一次送葬酒席，這話說起來，有三十多年了，那是在阿尔瑪涅亞克②。”巴朗說。“聲明在先，要是你們想好好吃飯，就別听我說，請便。那麼好吧！說起來，那情

① 在法國，送葬以後，主人要請送殯的客人吃一餐。

② 阿尔瑪涅亞克，從前的地名，在現在法國南部的卡斯蒂涅省。

形倒也並不叫人無法忍受。在吃飯的開頭，大家沒有精神，話也少，拖拖拉拉的，可是慢慢地，大家就興奮起來了。大家開始談到死者。大家說得簡直把死人都說活了。大家有說有笑的，說到他從前所談過的事兒，說到他鬧過的笑話，笑個不停。說來說去，弄到最後，大家簡直搞不清楚他是已經死了呢還是沒有死，也忘掉是什麼時候了。大家都好像還在等着他來跟大伙兒一起喝咖啡呢。他的死呀，沒有什麼好說的，就好比他又偶然發生的一件什麼事，就是這麼回事兒……”

這時候，憲兵隊長走到布迪埃身邊，低着聲音告訴他說那個巡邏艇剛剛又撈上來三個尸首。

“又增加三個，”布迪埃說。

“我是不去啦，”阿爾諾說。“我看不下去啦。就是讓我渾身長上一層鐵皮也還是不行……倒不是那些死尸叫我受不了，而是在旁邊的那些人叫我受不了。像這樣的號泣我一聲也不能聽。”

“不管怎麼說，還是得打聽清楚他們的姓名呀，”巴朗說。

“好啦！你去吧，你回頭告訴我們就是了。反正這些消息也沒有什麼秘密。”

巴朗站起來跟着憲兵隊長走出去。外頭天完全黑下來了。在大海遠處一列花崗石礁岩和聖·瑪麗號沉船的沙堆的地方，顯得更是黑暗。空氣是柔和的。巴朗深深地呼吸着。

“這可真是倒楣的事兒呵，”憲兵隊長開口說。

“咱們不是外人，你說說看，到底上船的是多少人？”巴朗問他。

“差不離百來個人，”憲兵隊長說。

“那么游艇能载多少客人？……”

“六十来个，” 憲兵隊長說。

“这很清楚嘛，” 巴朗說。

“可是你在报上別寫上这个呵，” 憲兵隊長說。“这可要鬧出事來的。”

“船到底是誰的？”

“是一个公司的船，” 憲兵隊長說。

“我知道啦，” 巴朗說，“可是，不管怎么說，它总归屬于一个人哪……”

“主要是屬于高拉萊的，” 憲兵隊長說。“高拉萊運輸公司。他們另外还有一个旅行汽車服务社呢。”

“高拉萊，” 巴朗說。“哼……”

“对，” 憲兵隊長說。

在海堤和陸地相接的地方，有一輛救火車用車灯照出一圈强烈的光綫。光綫照到的尽头，放着三付担架，担架上盖着帳篷帆布。

在担架四周围，有一圈黑黑的人影站在那里，他們正在唧唧噥噥地說話。巴朗見他們的面孔都哭得又紅又腫。不过，这时已經沒有人大声哭了。

有一个人对憲兵隊長說：

“在这兒的人都还没有找到他們的人呐。他們这些人等了好几个鐘头了。可能还会再找到一些沒有淹死的人，說不定还攀在礁石上头呢。”

“上船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巴朗問。

“不見得，” 一个小小的胖胖的男人說。“不会的，巴朗先

生，船上不会有那么多人的。船上的人只会比应有的人要少。”

“咱們見過面？”巴朗問。

“我認識您，”那个小小胖胖的男人回答說。

“这是誰呀？”巴朗低声問。

“这是班加思特市的市長，”憲兵隊長小声地說。

“啊！啊！”巴朗說。“对，見過。”

他回想起來了，那是在他二十歲的時候，那時候他可以說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他記得，他當時馬上就朝着電話奔過去，沒命地口述他的報道。“咱們是最早揭露這件班加思特翻船事件的。巡邏艇上超過載重量……到處串通起來，保持緘默……按照慣例，人家推說這是出于領航員的過失！”他聳了聳肩膀。

“嘿，可說清楚，”憲兵隊長說，“我可什麼也沒跟您說啊。”

“當然嘍，當然嘍，”巴朗說。“您拿我當什麼人看啦？”

他慢慢地拖着脚步往海堤旅館走回來，可以望到旅館的窗子在海邊懸崖腳下閃耀着燈光。

他自言自語地說，“他媽的多么愚蠢的職業”。要是他嗚呼哀哉的話，報上第一版會發表那麼短短六十行的消息，可是還拿不准，也許根本不登，到那時候，也許有人還會說：“巴朗熱愛他的美好的職業，他是一個誠實的記者，他唯一關懷的事是：真實。”“噢！去他媽的吧，說過來說過去，孩子養出來了，再也回不到媽媽的肚子里去了。”

三個朋友已經在餐廳里坐在飯桌前面。女招待員已經把一瓶麝香葡萄酒打開了。

“怎麼樣呵？”阿爾諾問。

“跟剛才一樣，沒有動靜。”巴朗說。“巡邏艇又撈上來三個尸首。也不知道死的是什麼人。”

“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他們還是不知道嗎？”布迪埃問。

“不知道，”巴朗說，“不過，照他們說，船上的人反倒比官方批准的數字還要少。”

“這可叫我奇怪，”布迪埃說。“在一個節日里……”

“沒有什麼必要把問題看得那麼複雜，”巴朗說，“這龍蝦是怎么回事？”

“先吃它，”于立說。“不管怎麼說，大家总算能够安安靜靜地吃飯了。咱們打女招待那里反正从头到尾打听得着消息就是了。此之所謂組織工作是也。其實，這消息主要還是對阿爾諾和巴朗事關緊要，布迪埃和我，我們不慌，來得及。”

“歸根結底，”巴朗說，“你們是晚報，你們運氣好。你們用不着操心，迫不得已先製造出一半新聞發出去……”

女招待員端來了冷肉餅。這是一個個子小小的栗色頭髮的女人，臉蛋兒圓圓的，看起來怪有意思的，顴骨突出，有點像中國人，可是兩眼哭得通紅。

“得啦，得啦，”巴朗開口說，“笑一笑。”

“您看，我多麼想笑……”她說。

“可是有什麼法子呀？”巴朗說，“你也有熟人在船上嗎？”

“沒有，”她說；“可是瞧瞧那些小孩，真叫可怕呀。您要牛油嗎？”

“當然嘍，當然嘍，”阿爾諾說。

“要是你得到什麼消息，你就來告訴我們，好吧？”

“好的，”她說。“在廚房，不論什麼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楚。”

“你說說看，”巴朗又說，“是不是这下子把客人都赶走啦？”

“那不会，”她說，“我也弄不懂为什么，預备了多少客菜，正好还是來那么多人。”

“人生就是如此，”巴朗說。

吃飯的客人依然是那么多，可是这里的空气，和平常的一个晚上比起來，却是大为兩样了。住在旅館里的客人，他們的費用都已經先付了，他們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漫長的灰色的生活，到这里來度假日，日期本來是这么短促，这次不幸的禍事万幸沒有臨到他們头上，說真的，他們胃口很好地坐到餐桌上來，也不能就說这是大不應該，他們过了一天很好的假日，也該有很好的胃口呀。可是就在这一天里，海上起了霧，正好聖·瑪麗号游艇迷失了方向，出了事。話固然是这么說，他們心里終究还是有疙瘩。不論誰，在这一刻，都想到了生，也想到了死，也想到了这种痛苦是怎样一种痛苦——假如說他們此刻也站在市政府大門前或是在海堤上等候着的話，而这对他們來說，却是完全可能碰到头上的。所以，大家都提不起嗓子說話了，可是，他們有时候也想高声笑一笑，感謝命运，使得他們免遭滅頂之禍，这是真的，母親們都以一种新的感情望着她們的孩子，男人們，在日常生活里总是嫌厭自己的老婆，現在只要設想一下：要是有人跟她們說“請過來認認尸首吧……”她可該多么痛苦呵，于是作丈夫的發覺他是永远愛他的妻子的了。可以肯定說，这个不幸事件反倒把愛情友好

的气氛增加了不少。这种感情,在平常的日子里,是这个旅館的客廳里經常保持着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和这样的季節,因为在这时候,巴黎的中等家庭全家都到这里來过假期,还有年青的工人夫妇,他們这些小兩口,平日儉吃省用,把錢積下來,買了一部小摩托車,要不顧一切地好好兒呼吸呼吸新鮮空气,尽情享受假期,拿所有的自由時間來实現在假期这个奇迹中所想做的一切。有人站在海边上朝着海那边望一望,猜想着海的彼岸开滿了璀璨耀眼的日辣尼紅花,并且說:“这可真了不起呀。”不过,誰要是根本不想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的話,他也可以什么都不看,这也是很容易办到的。恐怕在國家遭难的情况下那情形也是如此吧,那时候就不得不下令把电影院一律关門禁演,要不然的話,大家还是去看电影,那么,國难也不成其为國难了。

“这冷肉餅倒真不坏,”阿尔諾說。“不过,時間快到啦,他們就該忙起來啦。十点鐘,这是我的外省新聞的 deadline^①。到了十点鐘,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最后的死亡数字总該出來了。”

“靠不住,”于立說。“有些不幸的事件,你总归是没办法搞清楚它們的底細的。当然嘍,总归也有那么一个人,他知道一切。”

于是,他們又聊起在海上,在鉄路上以及在航空方面曾經發生过的重大慘剧,他們四个人在这几方面都有人采訪过新聞,报道过消息。他們以一种職業上的漠不关心的冷靜态度

① deadline, 英文,最后新聞截稿時間。

談論着，在鄰近餐桌上吃飯的客人只要能够听清楚他們談的話，都吓得毛骨悚然。总而言之，旁边这些客人，都默默的，不講話，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到底还是人，有着人情之常。这四个新聞記者一边拿手剝着醬汁淋淋的龍蝦的大脚吃着，一致同意龍蝦味道不坏，可是还不算頂好，一边不知不觉地把話題又轉到人类的脆弱性上面去了。关于人类的脆弱性的成語，他們在電話間里匆匆忙忙寫好的十五行新聞“帽子”^①里是經常引用的，現成的成語，不錯，可是它們又是这样的真实，甚至也非用它們不可——这叫他們自己也覺得奇怪。在四个人里面，布迪埃是最有頭腦的一个，他讀过一半大学，是讀歷史的，他曾經給一家不大登那种轟動性的新聞的報紙寫过文章，他想：因为这是事实呵，事实是用不着拿那一套可以無窮無尽翻來复去的字眼拼湊十五行新聞來說明的，事实真象就是你親眼看見的可怕的景象，在一定的時間內，事实本身也許很难去描寫，也許你的筆拒絕去寫，可是你必須把它寫出來，把事实的本質給讀者揭露出來；你自己的处境就是这样嘛，因为那是你的職業嘛，实际上你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就跟發生的事实一样，关于你和关于事实的強烈的感覺，要用文字真正表达出來，都是办不到的，就像人家所說的：“貧乏的文字”，用文字來描寫，它的确是無能为力的呵……。尽管人們想尋根究底，問个水落石出，尽管人們想要正直無私，可是，他們也只好把偶然發生的事件的客觀情況說上一說，对于其余的一切，也只有补充几句，比如說：“用文字实無法尽述其詳”

① “帽子”是新聞記者的行話，大概是指報上一段新聞的標題之類。

云云，再引用一些慣常的按語之類。

女招待員又送來了一些醬汁和一些調味品，請客人尝尝是否可口，因為龍蝦雖好，但還不是盡善盡美的，加點兒調味醬汁，可以補償龍蝦的不足之處。

“怎麼樣？”他們問她。

她那有着像中國人一樣的突出顴骨的圓圓的面孔上，兩只眼睛紅腫得更厲害了。

“哎呀！簡直是可怕極了！”她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人家認為遭難的怕還不止二十個人呢。有人聽見省長跟憲兵長官這麼說的。可是他們又都不願意公開說出來。”

“這我可要求寫入欄新聞，”于立說。

于立似乎已經看見標題之下括弧里寫着他的名字：本報特派記者羅拜爾·于立長途電話報道。這一行印在括弧里的文字本身表明這篇報道是在緊張、匆促、活生生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是送到讀者面前來的現實，是不假任何轉折、毫無花腔、一是一二是二、直接送到讀者面前來的現實，當讀者在地下電車里讀當天的報紙的時候，他就會感覺到這一幕慘劇在這選定的時間內展現在他的眼前，這樣一幕慘劇要有三十萬次的重演^①，於是，同樣一幕慘劇，就變成了每一個讀者的個人的慘劇，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愛情當中去。譬如說，飛機失事，對於一個沒有乘過飛機的人和對於一個已經定好同一航綫下一星期的飛機票的人來說，那情形就不一樣，這是很顯然的。同樣，一次在鐵路上發生的慘劇，對於經常乘汽

^① 報紙如果是發行80萬份的話，每一份報紙有一個讀者看這個消息，那麼，慘劇無異就重演了80萬次了。

車旅行的人和在國營鐵路公司各條鐵路買長期車票的旅客，特別是經常坐火車出外的——比如說他是一個旅行商人，那情形也是根本不相同的。

“……你那八欄報道不會有的，”阿尔諾說，“你在开玩笑嘍……別忘了北非！……^①”

“北非，人家才不管這一套呢，”于立說。

但是，他心里并不服氣。他這時突然間恨起“政治”來了。他所以厭恨政治，倒也不是像人們常說的“一切錯誤都在於政治”，具體點兒說，他恨的是那報紙上的政治欄，正像在類似的情況下他恨透了體育新聞一樣。比如說，恰巧在這一天的艾森豪威爾嗚呼哀哉了，那他就要把艾森豪威爾恨入骨髓，因為這一下子報紙上第一版整整一版都要被駐華盛頓特派員戴歇哀茲占去了，這個傢伙完全是他媽的一個混蛋，他自以為他寫的全是重要得了不得的消息，首都外交界的芝麻大的事情他也要寫上一陣子。每個人都知道，在人們的酒吧間的談話以外是沒有什麼外交界存在的。人們跟同行們在酒吧間的談天也無非把對方半小時以前談的事情在半小時之後又改頭換面重彈一陣罷了……

“根據他們所知道的，”阿尔諾說，“是不是所有的遭難者都是遊客呵？其中有沒有本地人？”

“這我可不知道，”女招待員說。“我不知道。可是船員倒是本地人。但也不是這塊兒的人。他們是羅思港的，就靠着

① 指北非人民反抗法國殖民者的鬥爭的消息。

這塊兒。船員倒都回來啦，只有領航員，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你還是隨時探聽消息，好吧？”巴朗說。“你們這兒盡有些什麼干酪呀？”

“有普拉豆①，”女招待員說。

“好吧！拿普拉豆來吧，再拿一瓶包柔萊葡萄酒。”

“真奇怪，”于立說，“在這個以產母牛和牛奶著名的地方，你倒吃不到本地產的好吃的干酪②。”

“本地人都跑到海里头去了，”阿爾諾說。“在這裡，海就是一切。對啦，真格的，我還是想到海堤上走一轉。”

“啊！你聽我說，”巴朗說，“別急，要是激動起來的話，這行飯就吃不上啦。我呀，我記得我在十九歲上剛進報館，我的主編昂博洛西尼老先生跟我說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呀，我的孩子，這件事情你可要牢牢記着，假使你想取得成功的話：你首先必須沉着冷靜。要是你對新聞發生了個人興趣，你就完蛋了。’怎麼着！可不真是這樣嗎。我呀，我可告訴你啦。一個人如果不能站在鐵道旁邊一面看着人家在抬火車壓死的尸首、一面啃一只燒雞的話，那他干脆可以回家睡覺去，或者是搞些國際政治新聞好嘍。”

“干嗎非去搞國際新聞呀？”布迪埃問。

“或是國際新聞，或是他媽的別的什麼蠢事！”

“這，這……”于立說。“巴朗說的有道理。國際政治把實地採訪的新聞給槍斃了呀。就是快報的人，他們也未必懂

① 在一餐尾食之前，法國人吃干酪也是很講究的，名目很多，佐以各種酒；普拉豆是一種普通干酪。

② 他們現在是在卡昂，卡昂在諾曼地，這裡的乳牛很著名。

得这个道理。看看战前的巴黎人报，他們是深知其中奥妙的嘍。如今，任何报纸都怕被看作是有背景的报纸。于是，大家就只好来点花絮，幕后新闻。于是大家就谈谈什么首都的外交界呀，香港的英国人的社交团体呀。你说说看，人家才他妈的不管这一套呢，什么香港的英国人的社交团体。”

女招待员送来了干酪。

“可怕极了，可怕极了，”她说。“他们捞起来两个小孩儿，一个十岁的孩子，还有一个是他的弟弟，才六岁。他们的爸爸在那里。他刚刚回到旅馆里来。他跟我們说啦。他从下午四点钟开始等起，他一直希望着，盼望着。哎呀！太可怕啦，太可怕啦，眼看见这种事情，人家简直不明白，上帝可还存在不存在呀。”

一阵沉重的寂静。阿尔诺吃他的葛吕也尔和加芒拜尔^①。于立给大家倒包柔莱酒。

“好啦，拿去吧，”他对女招待员说，“再拿一瓶来，这你放下吧。”

他们大家，一边掰开加芒拜尔放到新烤出来的面包上，一边朝着窗口瞥了一下，或者是心不在焉地朝四下里看看餐厅，在餐厅里面吃饭的一家一家的人或是夫妇两口，一个跟着一个地都站起来了，他们匆匆地站着把餐巾卷好，匆匆地喝下最后一口苹果酒。

“在这里简直透不出气儿来啦，”布迪埃说。“说到最后，我没话好说啦，是我出的主意……”

① 这是两种干酪。

“出什么主意？”于立說。

“到這兒來吃飯的主意。我承認這是我的錯，這地方真不行。我到海堤上兜一圈兒去看看。看看那里氣氛如何。”

“還有烤餅和水果呢，”阿尔諾說，他拿着菜單擱着。“你吃什么？”

“隨便吧……”

“吃什么烤餅呀？有蘋果餅，還有梨餅……”

“我無所謂，”布迪埃說，“你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反正有的是。反正還是得拿車拉走。”

“什么‘拿車拉走’呀？”巴朗問，“拉走什么呀？”

“總歸一句話，”布迪埃說，“這太可怕啦，都是人，人家把他們抬到一塊兒，還有小孩子，總歸是人，在痛苦之中死去，可是你們倒在這里還討論吃什么烤餅又吃什么干酪……”

“你這是怎麼搞的啦？”阿尔諾說。“包柔萊喝多了吧？”

“你們是沒關係的，”布迪埃說，“像在那樣一個報館里工作……”

“哎呀！別說啦！”阿尔諾說，“你肯不肯讓人家也解釋解釋，哼！好吧，隨便你，隨便你。”

“就是這麼回事兒，”于立說，“去到海灘上解釋吧。那倒好，給那些家屬們去散散心……”

他說完了這幾句話，不免自己也對自己說的話怕起來了。

“走吧，走吧，”他說，“咱們都是好朋友，在這里，咱們又都是同事……我知道，人家在工作的时候都免不了神經受到刺激，可是話說回來，這可也不是一個理由。來來來，我請客喝一杯燒酒，好啦好啦，不談啦。”

“請原諒我吧，”布迪埃說，“對啦，神經受了刺激。我還是去走一遭，我就回來。”

“你快點去吧，”巴朗說。“我十點半還要打電話回去呢。”

“沒有什麼好看的，”他一邊沿着海灘走着，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人們剛才就是在这个海灘上找到了幾具已經半埋在砂土里的屍體。

海潮漲起來了，海水用它那苦咸的舌頭，一點兒一點兒地把一切都舔乾淨了。剛剛在這裡發生的悲劇，現在在這裡是絲毫也看不出來了。到了明天，會有游泳者到這裡來，從海堤上跳入那綠色的海水里去，他對這一切是一點兒都不知道的。假如仍然有幾個尸首沒有找到的話，那麼，報紙上會這樣寫着：大海保持着它的秘密。

布迪埃燃着了一根煙卷抽着。在救火車的車燈照射的燈光的盡頭，人們可以看見憲兵隊長的寬闊的側面，旁邊還有兩個站着不動的老百姓。有一輛汽車停在海岸上。布迪埃心里想：“這時候，人們把屍體停放在一個靈堂里了。用不着跑去看。只要把卡片盒子抽出來看看就行了，‘靈堂’項下寫道：‘鮮花堆放着，母親在號啕大哭：我的孩子喲，我的孩子喲。’”不，他不會這樣寫的。這究竟還是在宇宙報工作的好處——用不着寫這樣的廢話。但是，不論怎麼說，災禍發生的原因已無法查明——這一點，他還是要寫出來的，他還要描寫描寫壓在那個小港口上的沉重的气氛。他還要讓你感受到親往吊慰的當局的沉痛之忱……他還要宣告這篇特寫只不過是調查的開始，其實他也知道這篇特寫是沒有人再談起的……

他抓起一把砂子來。里头有些很小的白色的貝壳。海做成这样細的砂子，應該需要多少時間呢？要几百年，几千年。出版一些報紙也許是必需的吧，但这些報紙只能出現五十年。什么时候人們才能够知道一切，懂得一切呢？他想到自己的以往的生活，要是沒有被糾纏在这荒謬的漩渦里來可又該當如何。他寫了多少行新聞，也不知是多少千行了，可是什麼也沒有留下來，說實在的，那几乎是也不值得留下來的……他說不定本來应当做中學教員的，有自己的假期，很長的假期，足可以从头到尾好好地讀几本書，也用不着像他这几年，总是一頁紙、一頁紙、一頁紙地寫了……寫的到底是些什麼，那是一幕一幕的戲。所謂戲也者，不过是些味同嚼蠟的事件而已。設想这次游艇沉船事件發生在日本，試問，那还值几文呢？只配“跳蚤”那么大的三行字罢了。他合起眼睛來，深深地吸着微微帶点咸味的混和着日辣尼紅花的香味的海風。他也是正在休假之中。說實在的，一次小小的意外只不过是一次意外罢了，这到底比北方某个工業城市發生一次爆炸要好得多了……他的几个朋友在叫他了：布迪埃！布迪埃！……喂，怎么样，燒酒怎么样了？……

“如何？”于立問他，“沒有新的消息嗎？”

“一点兒也沒有，”他說。

“就是这么回事兒，”巴朗說。

（譯自第五九八期法國西文學報）

好事总是不会磨滅的

伊夫·齐波

一个小孩，下巴抵着跑汽車的大木亭^①周围的欄杆，两个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地望着，每当兩輛电动汽車猛烈地撞到一塊兒的时候，他先是受到那暂时坐在里面駕駛小汽車的人那激烈的震动的影响，本能地把身子往后一縮，跟着，他把头抬起來，張开嘴，笑了。大衛走到这个小孩的旁边，繼續观察他。这个小孩，头髮長的又長又硬，就像是一副戴得不正的假髮似的，复盖在他的头上，头頂上的头髮翘了起來，像麥芒似的，一头乱髮把后脖梗、紅紅的耳朵都給遮得差不多看不出來了。他的臉很髒，給眼泪冲得成了一个花臉；臉是瘦削的，尖下巴，大木亭里射出來的發白的强光把他的臉照得更加可憐了。一件大人穿的上衣，很長，一直垂到他的光着的腿上，脚上倒穿着一双高統皮鞋，看起來，这算是他的唯一的一件衣服了。

大衛在他褲子口袋里摸到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他拿兩個手指把鈔票疊了又疊。

“去玩一回吧，喜欢嗎？”大衛說，他沿着欄杆湊了過來。

小孩拒絕他，連轉一轉头都不肯，仿佛那五顏六色的小汽車的喧囂声，比什么都吸引他。

“說呀，你喜欢嗎？”

大衛看見小孩聳了聳肩膀，他匆匆忙忙把鈔票從褲袋里掏出來。

“拿去吧，這是給你的……”

他不得不拉過他的手來，把他的手打開，把票子放到他的手掌心里。

“這是什麼呀？”

“是錢，”大衛說。“拿去吧，要是你願意，你可以玩五回小汽車。你不害怕吧？”

“不怕，不怕，我才不怕呢！電汽車是怎麼開的，我都知道。說是說不清楚……就我自個兒開嗎？”

他說着，可是眼睛不看大衛，斜睨着小汽車上的長杆子和車子，車子在金屬的跑道上歪歪斜斜地竄來竄去。

“就我自個兒呀，像個大人一樣。你幾歲啦？你說說看……”

“十二歲啦。”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西樂萬·勒平。那麼說，我可以上汽車去啦？”

“當然啦，”大衛說，用手推了推他的肩膀。“你去玩吧。朝着別人就撞，不要怕……”

① 在法國，城市的廣場或大街上，到了晚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種臨時搭起來的游樂場。跑汽車的大木亭就是其中一種大人小孩都能玩的遊戲。大木亭一般比我國常見的亭子要大十倍，亭基高出地面約一二尺，有一個小梯子可以走上去；亭內地上鋪有鐵板之類，頂棚上是鉄網，上下通電流；有些五顏六色可供兩人乘坐的小汽車，輪子是金屬的，車上豎一長杆有如電車頂上接連電線的弓架，連通頂棚，於是小汽車上下接通了電流，有了動力，就在亭子里跑起來。人們可以花上若干法郎，在限定時間內，駕駛這種小汽車互相追逐、互相撞擊着玩。

“怕！您瞧，先生，您瞧着就是了。可是，您干嗎不一塊兒來呀，您？兩個人比較好。您不願意嗎？”

“不是不願意，”大衛說。“我想在旁邊看你玩一回……去吧。別磨蹭啦……”

他看他跨上木梯，差不多是在跑，他跑到兩個小汽車的中間，一個是紅色的，一個是綠色的，這兩個小汽車停在他的面前，他起先猶豫了一下，跟着他就跨進那個紅得照眼的小汽車里去，只露出來小半身。一個管理員走過來，手里拿着票，這時候，西樂萬低着头正在試腳踏的機件好使不好使。

“小孩兒，收錢啦。”

“給你！”

他拿出了那張揉皺了的鈔票，他的胳膊半伸出來，手勉強地從上衣袖口里露出來，手掌平平地攤開。大衛不禁笑出聲來，剛才他突然覺得喉嚨發緊，這一笑也就舒暢了。

開動車子費了好大的勁兒。那輛紅汽車停在原地不動，汽車的駕駛人的頭和上半身都彎到車子里頭，看不見了，這時車子閃出來幾個火花，才動了起來。

“開呀！開呀！”大衛壓着聲音說。“開機器呀！”

他差一點就要跳到跑車的平台上去幫助那個小孩兒。不過，汽車終於輕輕地跳了幾跳，開動了。先在原位上轉了一個圈子，又轉了一個圈子，然後震動了一下，就走上正軌開走了。小孩笑得天真極了，幸福極了，总算放心啦，他用眼睛向外邊尋找大衛。大衛對他做一個手勢，鼓勵他。

小孩一點兒一點兒地有把握了，于是他冒險去撞別的車子，或是開着車子逃開別的車子的攻勢，車子向左向右拐來拐

去，开得相当有把握。車子沿着四周圍的欄杆飛也似地跑了過去，他一面用腳在車里踩着腳踏板，一面向大衛喊：

“我是方吉歐！^①”

大衛也喊了，回答他：

“快跑呀，方吉歐！”

當西樂萬跑完了，從跑車台上走下來的時候，懵懵懂懂的，臉漲得紅紅的，他感到一種從未經受過的热，一種從未有過的高興，大衛在梯子下面等着他。他拿手笨拙地撫弄孩子的骯髒的頭髮，他注意到這個小孩現在也許又要要求別的什麼東西了。

“你餓了嗎，小家伙？吃兩個甜餅你看好不好？”

“我多謝您啦，先生，”西樂萬回答說。“不要了吧……開汽車，您知道，已經够破費您啦……”

“瞧你說的！”

“啊，當然啦，先生！”

他低着頭，把手插到衣袋里，跟在大衛身旁一搖一擺地走着。

“要說么，我也有一點兒餓啦……”

“你看，你看！”大衛叫了起來。“我是真心真意的，那你不應該拒絕呀。拿着，這幾個甜餅拿去吃吧。你愛吃嗎？”

“噯！”

等小孩把幾個甜餅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大衛帶着他朝着玩台上高爾夫，打罐頭金字塔，套圈兒，釣魚^②的地方走去。這

① 方吉歐(Fangio)可能是一個出名的跑車家。

② 這幾種遊戲在法國城市廣場上夜晚或在集市上是常見的。

个小孩不大一会儿工夫，衣袋里装满了糖果，现在他接受这一切也不讲客气了，不过他对这一切非常惊奇，小嘴鼓得圆圆的。

“先生，您看，我再打一球，看我把那些罐头都打到地上去，好不好？您看见了么？木板上头只剩下两罐儿啦。再打一下……”

他们沿着一家一家的商店走着，有时他们停下来，看看那转彩的轮子转动，评评射箭的人的手法，论论玩套圈的人的技術。

“我在你那么大的年纪上，”大衛說，“我也喜欢骑木馬，打木头人，打气槍，就像一个大人一样……其次我喜欢吃糖果和牛軋糖。可是，在家里，以上那一套连想也不用想，你知道……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要是能啃上一块干面包皮，那就算不错啦。过节，咱们是没有份儿的。对啦，我第一回跑小汽车，那还是在一九三六年在麥茲的軍隊里的时候……跟同伴们一块儿去的……我一口气连着玩了十趟。从此以后……喂，小家伙，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呀？你有爸爸妈妈吗？”

“当然我有爸爸妈妈啦，”西乐万說。“我爸爸，他没干什么大事情，因为腿不好的关系，他走路的时候，一条腿拖着走。我妈妈，她给别人洗衣裳。我还有哥哥呢，叫路易，还有一个叫达塔夫，他们是小偷儿。我还有一个妹妹。家里的人不算多，可也够瞧的啦……刚才我可真想叫妹妹来看看我坐在那个汽车里头。当然啦！要是我跟她说，她是不会相信的。我冲得多么厉害呀！他妈的那个混蛋打主意要把我撞死，可是

我，悶着頭，使足勁兒，對准了撞過去，照這邊給他來一下，朝那邊再來一下……真是再好也沒有啦！”

他打右邊衣袋里抓出一把糖果來，斜着眼睛看一看，然後放到左邊衣袋里去，再抓一把出來，他想數一數一共有多少糖果。

“你最後再去玩一趟小汽車吧，”大衛說，“玩完了，你好好地回家去。小老弟，快到十二點啦！該睡覺了，香香的一覺睡到明天……”

“您對我可真是好呀，先生！您自个兒的孩子，一定多麼愛您啊……”

“我沒有孩子，”大衛回答說。“不過，要是我有小孩兒的話，小家伙，你可別生氣，有一天我有了小孩的話，他們就能夠去開小汽車，就要有糖吃，有麥芽糖，有蹺蹺板玩……”

正當西樂萬爬上一輛他中意的小汽車的時候，一輛漆成白色的吉普車^①開來了，車燈照得雪亮雪亮的；大衛感到有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有一個聲音壓得低低的，對他說：

“過來過來。規規矩矩的……”

“這是怎麼回事？”大衛轉過身來，說。

一個人抓住大衛的胳膊，手指甲都掐到肉里去了。

“我說，你想帶上手銬嗎？用不着裝傻。我釘你已經釘了半天啦。好哇，這倒不賴，要拿這小孩派用場呵？不用害怕，遲早叫你滿意就是了……”

雖然便衣警察抓得他疼得厲害，可是大衛還是掙扎着，不

① 在法國，漆成白色的吉普車是捕人的警車。

跟他走。

“你这是开玩笑，”他說。“你怎么可能以为我是这种人……你是在开玩笑啦，不行，不行！”

他忽然想到什么愚蠢的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开玩笑，是呀，我的年青人，”便衣警察說。“可是到了堤岸^①以后，那就輪着你开玩笑啦。够你笑的，你相信我好啦。現在先別忙，你就好好兒地跟我走吧……”

大衛坐在一間光綫很暗的房間的中央，面对着两个寬肩膀厚胸膛的警察，这个遭遇叫他簡直無法相信。他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又調过来，把这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上，僅僅有点兒緊張，他不时地抬起頭來看看挂在牆上像一只大眼睛的圓鐘。

“特里波巴特一次只搞了三百法郎。这就是我全部的成績。”一个便衣警察開口說道。“相信吧！我有了可靠的綫索了。罗东得咖啡館的茶房，我迟早总要向他报复的，我可以向你担保。这件事还没有完。我說瓦贊，該來問問你帶來的这个家伙啦。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瓦贊先点上一支高盧瓦茲牌烟卷，然后回答說：

“这个混蛋想在克利希大街的夜市上誘騙一个小孩。首先，使的手段倒不賴，請吃糖果呀，請他跑汽車呀，等小孩弄上手，調弄好了，那就是所謂鍋子燉在火上了……”

“你这是誤会，”大衛大声叫着。“你們沒有权力捏造这

① 堤岸，是指塞納河河岸，这里大概是某种警察局所在地。

种事情。简直是可耻！我要去控告，像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許的……”

“你倒是听听这个混蛋說的！”瓦贊的同事說。“他根本不把咱們放在眼里。好，拿出你的身份証出來看看，口袋里的东西都給我拿出來……”

“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大衛說。“你們沒有权力……”

瓦贊照他臉上用手背打了兩個嘴巴子，他想避开，因此身子失去了平衡，从椅子上摔了下來，倒在另一个警察的脚前，这个警察把皮鞋尖踩住大衛的右手。

“你还不站起来等什么呀？你是想叫人客客气气地扶你起來嗎？你想怎么样？”

他們整整把他折騰了兩個鐘头，拿好多莫名其妙的問題搞得他昏头昏腦，啪啪地打他的嘴巴子，踢他的脚脛骨。大衛一开头就很強硬，他这时候咬紧牙关，不喊不叫，但也絕不告饒。

一个灰白头髮的、衣着講究的小个子男人推开門走進來，嘴上叨着一根短短的烟咀兒。

“这是怎么回事兒？”

“官長，勾引未成年的幼童。他在皮卡勒跑汽車那地方引誘一个小孩兒。这位先生，很強硬。从他嘴里問不出什么話來……”

官長在一張黑色的桌子前面坐下來。他嘴上叨着的那个烟咀兒一下从左嘴角滑到右嘴角上去。

“你叫什么？”他冷冷地問大衛，他臉上那公務員的和善态度是一点兒也看不見了。

“大衛·勃朗石。這是第十次問我姓名。我的身份証就放在你眼前……”

“怎麼樣？”瓦贊又吼叫起來了。“又想找揍嗎？”

“算啦，算啦！”官長說，裝出一副好人的神氣。“叫大衛·勃朗石……大衛……你是猶太人嗎？”

“不是，”大衛說。

“那你為什麼叫大衛呀？解釋解釋……你可別跟我耍花腔，懂不懂？”

大衛很困難地抬起他的右手來，捏捏他的發潮的鼻孔，他的上嘴唇火辣辣地發痛。

“我在等着呐……”

“這種問題你叫我怎麼回答呢？名字叫大衛，就跟人家叫保羅、叫比艾爾一樣嘛。我有一個朋友……他叫維廉·拜爾……維廉……可是他並不是英國人……”

“官長，這是詭辯，”瓦贊插嘴說。“依我看，不用問啦……”

“職業：電影工作者，”官長說。“好呵！你拍過電影嗎？你這種壞品行，照我看，至少該停業十六年……”

“我是負責場務的，”大衛說。“我再重復說一遍：這是一個誤會。我向你發誓，人家責備我的事情，我清清白白的什麼也沒有做……”

“住址：第十八區，古斯多路十九號。靠近白朗史廣場，在蒙瑪特的中心區①！這倒不奇怪！我敢打賭，住的是連家具

① 巴黎第十八區蒙瑪特，克利希，包括毗連的第九區的皮卡勒一帶，是游樂區，夜市，酒館、游樂場、妓館等通夜燈火輝煌。

出租的房子①？”

“不錯，是帶家具的……”大衛說。

“我不是跟你們說過了嗎，”警官叫道，向着他手下的人笑着。“好。按照警察瓦贊的報告，你在夜市上企圖勾引小孩。瓦贊，告訴我，那個小孩是怎麼樣的？你看見他了嗎？”

“當然啦，官長！這個不要臉的家伙，我監視他足有一個鐘頭以上。那個小孩，怎麼說呢，一點不新鮮，也沒有光彩，髒得就像一把爛梳子一樣，他准是餓的時候連面包皮也啃不上，那是一定的……”

警官的那雙眼睛在突然皺了起來的眼皮中間好奇地打量着大衛。

“這麼說來，你倒是一個善于品味的人吶。一般人，干這種勾當，總是要挑好的。不過，話說回來，各有各的口味……”

“事實是，”大衛想從椅子上站起來，“因為他很不幸，我可憐他，我當時想叫他开开心。不管怎麼說，給一個小孩買几塊糖吃，是不犯法的，老天吶！”

瓦贊冷笑着，把嘴里吐出來的烟噴在電燈泡上。

“給一個不認識的小孩買糖吃！官長，而且花了不止一千塊錢！不止一千塊！他又帶着他到處逛！給他口袋里塞滿了點心啦，糖果啦……”

他又轉過頭來，盯住大衛的眼睛，說：

“你也許沒事兒干啦，花一千塊錢，給一個不認識的小孩

① 租用公寓房子，家具自置，第一得有錢，第二是長住戶；租用帶家具的房子，有如住旅館，走動方便。按照警察的觀點看來，為非作歹的人就必定租用帶家具的房子了。

買吃的，胡花錢？你沒有結婚嗎？”

“結過婚，”大衛說。“我女人正在着急呢……”

“注意！”瓦贊說。“要是她知道她跟上像你這種叫人噁心的男人……她馬上就會知道你干的好事。明天一早，小報上就把你那缺德的腦袋拍成照片登出來，把你那浪蕩行為也寫出來。叫她氣也氣死……”

“你們到底還不至于……”

“半夜三更，在皮卡勒廣場，看看你干的什麼事兒？”官長開口說，“正正經經的人，他們過的生活都是干乾淨淨的，沒有污點，他們在這時候早就在家里睡覺了……”

“照你說，”大衛說，“在大街上有成群的人，那麼所有的人應該給抓起來了……你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你們就是要抓我就是了，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不能讓人家這樣做！我是沒有罪的，我！有檔案可查，我沒有犯過法，是清白的……”

“這個呀，還沒有得到証實，”瓦贊說。“正在調查當中。就算是吧，那也沒有用處……”

“你去查！”大衛叫了起來。“我有朋友，我有家庭。他們都知道我。他們知道我是正常的，守法的，他們知道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可責備的事情。剛才的那個小孩，你們可以去問他。至少，他是會替我辯護的……”

警官不停地吮着他那個烟咀兒，把它摺進上衣小口袋里，又把它拿出來，用手指在案上敲着它。

“別慌，別慌！”他開口說。“你打定主意：是，還是不是？”

“打定主意？”大衛重復着他的話。

“你對我們說：你閑着沒事就去勾引小孩。而且今天晚上，

这还不是第一次……”

大衛霍地站起來，兩手握成拳頭撐在寫字台上。

“我說過了：這是一個錯誤、一個誤會……我可憐這個小孩，聽懂了沒有？我知道，他並沒有被誰糟蹋，他生活得很不幸……”

“不管怎麼說吧，我們，我們可沒有人可憐你，”瓦贊說，伸手抓住他的肩膀。“你可要老實點！”

他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把他揪到椅子上去。

“這叫我想起那個把倍勒維勒路麵包店的小孩給鷄奸了的傢伙，要是我記得不錯的話，看情形，那也是在六月里，對啦……”另一個警察說。

“天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看起來，似乎也像是……”警官說。

“沒有的事！”大衛喊。“你們簡直是胡說八道！你們怎麼想得出……你看看我，先生，你看看我，你說呀……這是誤會。你們搞錯了，我沒有傷害過小女孩，沒有，你們都知道……我敢發誓。我向你發誓……”

警官斜着眼睛看了看牆壁上的掛鐘。他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擰了擰他的衣服袖子。

“你們兩個注意呵，”他對那兩個警察說。“現在是早晨三點鐘，我還有事，到二層樓去，找布勒拜納……給我好好兒地整治整治他……再搞他五分鐘，工夫不到，不打自招，那才叫奇怪哩……到今天晚上，到半夜，他有工夫讓他去想想……好好搞呵。”

“是嘍，官長，”瓦贊說。

官長開門走出去了。瓦贊伸懶腰，打哈欠，嘎吱嘎吱地捏他那手指頭。

“我他媽的折騰夠啦，”他說，“今天算是行啦。叫人把他關起來，咱們去睡覺去？”

“你說的對，”另一警察說。“先去迷糊一下，再叫他來……”

（譯自第五三〇期法蘭西文學報）

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

讓·勞乃伊

我說，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一個了不起的故事。

他把他的兩只大手伸到我的啤酒杯上，四面都按了按；他站在櫃台后面，一動不動的，望着我。

“一個電影劇本，”他重復着說。“真的嗎？”

在他說話的聲音里面，有一種什麼東西，讓我揣想到他是在嘲笑我。我看了看他：在他那肥腫的臉上——看起來，是一種病態的肥腫——他的兩只小眼睛閃着含有譏諷意味的光。毫無疑問，他不相信我。不過，這也無所謂。我一路上攔車子乘，跑了一千公里，來到了這裡，可並不是為了來看一個酒巴間茶房的揶揄的眼光，使自己受到什麼影響。我的電影劇本好好兒地攔在我的旅行袋里，已經打字打了四份。這讓我覺得安全、放心，這個電影劇本是屬於我的。它寫的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故事。

“對啦，一個電影劇本。”我說，我毫不含糊地朝着他的臉看着他。

“真的嗎？這麼一說，您跑到好萊塢來，無疑是要把它送給華納①去看嘍？”

“也許送給另外一個人，我還沒有確定。”

“當然啦。您一路上攔汽車乘，奔波了幾百公里，口袋里

裝着您那个‘了不起的’故事。您完全自信，不对嗎？”

“跑了一千公里，”我說。

“有意思吧？”

“口袋里裝着我的电影故事一路上攔汽車乘，跑了一千公里。”

这家伙开始叫我發火了。这簡直是毫無道理，他二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跑到好萊塢來，他想要賽过華倫鉄諾①，結果落到当了酒巴間的茶房，因此眼睛就長在額头上，憑他那倒楣的經歷，擺着嘲笑別人的神气，肥得活像一只猪，那样瞧着我，簡直毫無道理。

“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我說。“一对年青人的故事，他們結了婚，遇上了种种艰难困苦。他們遇到了一大堆事件，可是，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要把那些都講給你听。不管怎么說，在电影上人家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的故事呢。”

这家伙对我看了很長的时间，一句話也沒有說。我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啤酒，喝了一大口。酒巴間里差不多是空的。只有兩三个顧客，他們一边看报，一边喝着什么东西。別人說話，他們根本不听。

“看起來，这东西不会引起人家兴趣的，”茶房說。“因为各种艰难困苦，他們在自己的生活里就都有了，他們到电影院去是为了消遣解悶的，老兄。这可不关我的事，不过，照我看，誰知道您对这个城市抱着什么想头呀。您就像这样从您老家帶着您的剧本來了……”

① 美國好萊塢的一个大制片商。

② 好萊塢早期的电影明星。

“是的，”我打斷了他的話，說：“來的人多，選上的人少——我可知這句歌詞兒：我本來就應該留在家裡不動窩兒。我知道這句歌詞兒，而且我也知道這話是千真萬確的。可是請問，你有沒有想過，成功的人是怎么成功的？這沒有什麼要緊；多少錢，啤酒？”

“什麼多少錢？啊！……啤酒兩毛錢。”

我把一個角子丟在櫃台的大理石桌面上，用手指頭拿起我的帽子，拾起我的放在地上的旅行袋，我朝門口走去。

“再見吧，祝您好運道，”酒巴間那個茶房說，連那譏諷的微笑也不掩飾一下。“要是您找不到地方吃飯的話，您還是回來找我：我有一個舅子開了一個飯館，常常需要洗盤子洗碗的人。”

我回轉身來：

“我的名字叫查爾士·海爾默，”我對他說。“別忘啦，你看到報紙第一版印上這個名字，你會曉得那就是我。”

他冷笑，說：

“在咱們那些報紙上，第一版是不登倒楣蛋自殺的消息的，老兄，我可真為您可惜。”

我也奚落了他一番，跟着我就走出來了。

在外面，是大太陽。我朝前走去，右手提着我的旅行袋，墜得我右胳膊怪沉的。我用左手在上衣衣袋里的烟盒里面拿出一根烟卷兒，烟叨在嘴上，我用打火機點着了。抽上一根烟卷兒，人稍微好受了一點。

我正在考慮是不是馬上就找他去，這時候，我一抬頭，正

好看見那張死樣怪氣的臉朝着我看，“我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張豬臉，”我想。

“好哇，查爾士·海爾默先生，”他開口說，“一向好哇？您看，我還記得您。”

我仔細看了看這個傢伙。他把他那兩隻手攤平，放在櫃台的大理石台面上，臉上顯出勝利的微笑，望着我。

“給我來一杯啤酒，”我說。

“好，查爾士·海爾默先生。那個電影劇本怎麼樣啦？”

他這一說，我才認出他來。六個月前，我來過這家藥房^①。到好萊塢第一天碰上的這個藥房。這傢伙的記性倒好。

“好哇，”我說，“你那舅子怎麼樣？”我提起這樁事情，為的是表示我的記憶力也不差。

“他歇下來了。館子關門啦。老兄，我可真為您可惜。”

“再來一杯啤酒，”我說。

“您身上帶錢了嗎？”他說。

在這一秒鐘之內，我真想拿什麼東西照他那腦袋砸過去，我真想拿手指頭對着他那藏在肥肉里的兩只眼睛戳進去。他想必是在我的臉色上看出我的念頭，因為他往後退了一步。

“拿啤酒來，”我說。我掏出一塊錢來，丟在櫃台上。這可是我的最後一塊錢了，不過，他倒不需要知道這個。話雖是這麼說，但說句老實話，只要看上我几眼，看看我穿的這身衣服，就會明白我的處境如何。說到這裡，我又想到了約翰。我又回到我剛才想着的問題上來：我是不是就找他去。這個約

① 在美國這種藥房附設酒吧。

第五站

翰，是一个怪有趣兒的人。只有他对我的电影剧本說过几句好話。不管怎么批評吧，他到底还是談到了它的优点。他希望我們一同來改寫这个剧本，他提議在改寫的时候，我到他那裡去住，在他那裡去吃飯。真是一个有趣兒的人。我心里想，他会不会連老婆也要和我共享吧……这在他們那一类人中間常常是如此的。由于約翰是赤色分子，是呀，真伤腦筋。因为，跟赤色分子打交道，眼下可不是时候。更何况我要是不能接受他那一套的話，他免不了要照着我这一身皮射進一顆子彈去。在我，我可又沒有錢買一把手槍來防身。

茶房那个混蛋把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他拿起那塊錢，走到錢櫃那兒去找零票。進來一个男人，要買一小瓶阿司匹灵，还要一杯白开水。他一片一片地吞了四片阿司匹灵，喝了水，付了錢，走掉。在我旁边，两个年青人正在談朝鮮的战争。其中有一个，想去当兵打仗，另外一个，輕声地跟他講着，可是他說的很快。要去打仗的那個小伙子說：要么去打仗，要么就只好去討飯了。跟我一样。我是不是也去打仗呀，我？我笑了起來。要是約翰看出我腦子里有这种念头，他会做出怎样一副臉孔來呀。他这个人，滿口只有和平兩個字。簡直是一架留声机。我喝了一口啤酒，這讓我想到我从昨天中午一直到現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呢。今天晚上，我到約翰那裡去吃飯吧。但願人家这时候可別把他抓到監獄里去就好了。像我这样走运的人，这种事对他倒很有可能發生。

“怎么样，”他又提起旧話來了，“怎么样，好萊塢，您还喜欢它吧？”

“一个美丽的城市，”我說，我喝了一口啤酒。

“一个艰难的城市嘛，”他說。

“也許是，”我說，我一面心里想，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諷刺的微笑差不多在他臉上消失不見了。兩個年青小伙子中的一个轉过头來朝我們这边看了一下，但是什麼話也沒有說。在房間的另一頭，有一個人正在喝他的咖啡，一邊看着報紙。他拿一支鉛筆時不時地在報紙上划道子。他在搞賽馬。這個家伙，迷在賽馬里至少有二十五年了，他正在一步一步朝着死路上走。可是他还是繼續賭，那可真是活該。我呀，我不相信那東西，賭賽馬，我不相信。我呀，我可不喜歡碰運氣的事兒。

“一个艰难的城市，”茶房那家伙又重复了這句話。“确实。您看，”他对着我俯下身子來，又加上一句話——他嘴里噴出一股子酒臭，“咱們之間，有話就照直說——像您这样的人，我一天总要看見那么十几个。”

“像我这样的人？”

“对啦。而且每天一样。大家天天总是嘻嘻哈哈，久了也都習慣了。我看見的，都是一个个的小伙子，年紀青青，新鮮活潑，漂漂亮亮，在这里下了車，我每次都禁不住要想：‘你呀，我的小伙子，咱們三个月以后再見吧。’常常，我用不着等三个月。”

“您說的是像我这样的人？”

“是呵。”

“我，我怎么样呢？”

“我剛才不是說了嘛……”

“您怎么說？”

“哎唷，就是那樣。滿腦子里裝着理想和計劃，衣袋里也塞滿了幻想，然后，全部……”

“全部?”

“全部,完蛋,怎么样!”他發火了。“你說你成功了,你到底說不出口吧?你?”

“我的大塊头,差不多啦。”

“什么差不多啦?”

“差不多快要成功啦,我的大塊头。”

他拿我整整看了一秒鐘,就像我变成了一个瘋子似的。然后,他真正破口大笑了。所有的人都轉过头來看他。两个年青小伙子也住口不談朝鮮的战争了。他們望着他那張丑臉。他們的面孔是瘦削的,嚴峻的,他們平常大概是不大笑的。

“听我說,”我說。“你不是还記得我的名字嗎?那么好啦!在三个月里头,你別忘記就行。”

他笑得連喘气都喘不过來了。他真地在笑,一点也不摻假,不,他就是那么笑着。他簡直要笑死了。

生活,它到底是怎么搞的喇!上一回,不想去,一下子就跑到那个地方啦,可是今天,我要找到那个地方,倒叫我找了两个鐘头才找到它。

我把汽車开到門口停下來,伸手拿起放在我的座位旁边的帽子,我因为喝了大量的威司忌,費了大勁兒,总算从我的汽車里鑽了出來,把兩脚踏在地上站穩。

他还在那兒。仍然是那个老样子。永远是他那副丑臉。我冷笑着。我一边不停地冷冷地笑着,一边坐上一个櫃台前面的高脚凳子。我把我的淺色褲子扯扯平整,不要把那兩条筆直的褶綫弄得不成样子,我依然一味地冷嘲热諷地笑着。

“一杯威司忌，”我吩咐着。

“來啦，先生，”他答应道。

見鬼！他不認識我了。我更加笑得來勁兒。兩個穿着露脚涼鞋的年青的小姐，吃了冰激凌，就悄悄地走了。她們一定以為我喝醉了酒。

茶房那個混蛋把一杯威司忌擺在我的面前。

“怎麼樣？”我開口說。“老朋友見了面都不打招呼嗎？”

“老朋友，”他嘴里嘟嘟囔囔的，就好像沒有听清楚我的話似的。

“記不得查尔士·海尔默了吧？”

“这个名字倒是知道，”他說，“我在报上看見過。”

“啊！啊！”我冷笑了几声。

“那是在審判新聞記者約翰·哈弥尔頓的案子上頭。”

“啊！啊！”我冷笑了几声。

“他是約翰·哈弥尔頓案子的主要証人，”他用一種無動于衷的聲調繼續說下去。

“啊！啊！”我依然在冷笑着。

“好多報紙都在談論着這個案子。還說他寫過一個電影劇本。”

“‘他’，他是誰呀？”

“查尔士·海尔默。‘我曾經是赤色分子的犧牲者’，這就是那個題目。”他繼續說，始終是那種無動于衷的聲調。

“啊！啊！”我又冷笑了。

“報紙都在談論着這件事情，”他說，眼睛直望着我背後的牆壁。

“这么說來，”我說，“您那記性，難道說您的記性不頂用了嗎？查尔士·海尔默，就是我，記不得了嗎？”

“确实呵，”他說，“記不大清楚了……”

“这个名字我知道了，”他又說，“在老朋友的名字当中？”

我笑出声來。

“老朋友？”他又用他那無动于衷的声音，喃喃地說，兩眼直望着我背后面的牆壁……

（譯自第六〇九期法蘭西文學報）

瓦尔洛普①

讓·雅各·罗拜尔

他等了不止一个鐘头了。女打字員隔那么一会儿，就拿眼角匆匆地看他一下，一边兩手不停地打字。他明白，打字机一陣陣的滴滴答答声妨碍他思想，什么也不能思索，并且，等候了这么長的时间，等待的感情变成了一种極其难堪的愁悶了。他感到不舒服，这当中，刺耳的电话鈴声又响了三四次，在他心中，喚起一种無以名狀的模糊的恐慌之感。好几次，他想要笑一笑，可是，从主任办公室里冲出来的声音，或者这间狭窄的候客室里的無边的沉寂，使得他面孔仍然保持着原来那种僵硬的神色。

终于，兩扇蠟打得很光亮的門推开了一扇，不过沒有全部打开，透露出来这么一句充滿着客气声調的話，“不必了，先生！”然后門整个打开了，正好容得下兩個人走出來，他們倆握手，一直握到楼梯口。这两个人并没有看他，在他面前走过去，塊头兒大的一位在前面引路，較小的一位跟在后头，一边往門口走，一边互相推讓着，講着客气話，臉上光彩奕奕的露着笑容。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可是，送客的那位先生已經轉过身來，面对着他了，古銅色的面孔上兩只發濁的眼睛閃着光。

“您有事兒嗎，先生？”

“我就是杜晒納，我曾經寫信來关于……”

“对对对对对对，我記得，親愛的先生，請跟我來，請進……那么，您是一位大学生？”

“是的，先生。”

“您想教几个学生！”

“就是說……”

“杜朗小姐！”

主任把他的紅潤的手指按在錄音器的電鈕上。女打字員在門外回答了：

“什么事，先生？”

“麻煩您拿一張教員的表格來！”

“馬上就來，先生。”

杜晒納隔着陽台上的大窗戶，張望着外面兩層樓下面的街道，街道隔着远远的，可是怪親切的。那个年青姑娘走到办公室里來，把表格放到杜晒納的面前，又走了出去，並沒有看他一眼。

“您願意儘快地填好這張表格嗎？”

杜晒納填着表格，可是心里反复地想着：这可真是一个胡塗虫，首先，他應該問一問情况呀。他只好把填好的表格送到这个大胖子的手中。

这位先生神气儼然地坐在椅子上，兩条腿叉起來，眼睛对他的这个新的雇員的表上看着，咕噥着說：

“您明天早晨就开始工作：九点鐘有六年級的課。行嗎？”

“行！”

① 按“瓦尔洛普”字义是“飽子”。

“每月七号，您來找我算帳，三百法郎一个鐘头。”

杜晒納感覺到他的手讓一个又热又肥的大手握住。他已經走到樓梯上了。

这天夜里，睡意也讓他等了很久。杜晒納毫無目的地，一直逛到吃晚飯的時候。他在泉水飯店，坐在櫃台旁边，吃了一客小香腸和炸洋山芋，他本來想在他這間發着秋天霉味的房間里試着做一點事情。辦不到。說起來有點可笑，不過，事實是如此。

一个長着深棕色的頭髮的小女孩，兩手抓着一個新的皮書包，站在這個大塊頭前面。噢，她真是不情願。這個大胖子對着小孩的光潔的額頭，低下身子，尖聲尖氣地說：

“小姐，這位就是你的先生，你可要規規矩矩的呀。”

小孩天真地用大眼睛望了望他。杜晒納臉紅了，含含糊糊地說了几句敷衍的話，努力笑了一笑。主任於是把他們倆推到教室里去，教室里排着一行行的課桌，正好背向着窗口，面向着發光的黑板。

一小時以後，杜晒納出來了，身上微微地復上一層粉筆灰，他念的那些英文字，他的學生沒有一個字能發音發得準確，所以他感到有點兒失望。這也無所謂。到十一點鐘，他要在一間浴室里教一課拉丁文，在這間教室里，黑板挂在洗面池的對面，浴缸倒是干干淨淨的，謝天謝地。

中午，在大學食堂里吃午飯的時候，他想把這些事情講給他的朋友保羅听，可是保羅正在準備一篇論文探討阿維拉的聖女戴來紫的神秘主義。杜晒納只好閉口不談了，走着瞧吧，看有什麼新的意外事情發生。下午兩點鐘，他回到辦公室去，

老板不在那里。

杜晒納在那間空無一人的到处打上蠟的小客廳里等他一直等到三點半鐘。那個大塊頭回來的時候，却對他說：“明天上午九點鐘再來吧，我有事同您談。”

事實上，對杜晒納說來，每天總有些新鮮事兒發生的。也不解釋，他就被減去一堂課，上課時間隨便調動，他都得忍受。有時候，他一連上四課拉丁文，有時候，他又得在這間窗明几淨的候客室里白白呆上兩小時。他已經熟悉了上課時的鬧哄哄的聲音，窄小的房屋，穿堂風，和種種的屈辱。杜晒納苦不堪言地過了這麼一個月。

杜晒納走進教室，就像一個人往水里跳那樣。教室里靜悄悄的。十二雙眼睛盯着他。在這一剎那，他希望中學最高年級這一班能夠補償他所嘗受到的辛苦。

他以堅定的口氣講話了：“我們將要在一起度過許多個鐘點，這是專門為了幫助你們準備會考中的法國文學口試的。”

下面眾口同聲地叫着：“還有筆試！還有筆試！”

“事實上，一方面直接來預備口試，你們間接地也就獲得了你們在作文筆試中所要涉及到的有關內容、材料。”

有一個長着深棕色頭髮、翹鼻子的高個子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他仿佛有意要把其餘的學生引進照委婉陳述法所謂的“多種動作”^①。杜晒納暗自思量：下一次拿這個傢伙整治一

① 委婉陳述法是修辭學里的一種方法。如像不說“他老了”，而說“他不年青了”。這是說那個學生帶領別的学生搗蛋，不過不說“搗蛋”，而說成“多種動作”。

下，这样才可以拿住这一班学生。

“我現在就把这篇讲义發給諸位，我來解釋如何修改这篇文章的問題，你們在下星期二把文章作好交來……”

“這不可能呀，”高个子尖声叫了起來。

“下星期二，我給諸位提一些意見。”

“不可能！”好几个人又叫了起來。

“靜一靜，我會給你們提出一些具體的意見。”

異口同聲喊着“不可能！”把杜晒納的聲音都給掩蓋下去了。教室的門推開了一點，老板的頭探進來，立刻大家都靜下來。杜晒納轉身朝着門口看：果然是他伸進頭來，怒容滿面，兩隻小眼睛異乎尋常地眯着。

“杜晒納先生，隔壁教室里正在上課，您難道不能讓您的學生靜一些嘛。明白嗎？”

杜晒納，手足失措，正要申辯：

“不過，……”

可是門已經閉上了。學生們嘻皮笑臉地對着他，那個高个子輕輕地一個字一個字說道：

“下星期二不可能，先生！”

“好吧，”杜晒納只好讓步了，“那麼，尽可能下星期五交卷。”

他出了一個題目，接着，他解釋了納伐爾^①的一首詩幻念：

“有一節乐曲，我为它要付出……”

① 納伐爾 (Gérard de Nerval)，十九世紀法國作家。

一片嗡嗡的鬧聲從這四節詩的開始一直到結束沒有停過，這是一片毫無道理的鬧聲，這片鬧聲在這改裝成為教室的大客廳裏面揚起來一陣白粉筆灰，這片鬧聲中摻雜着怪叫和唧唧噥噥罵着的粗話。杜晒納講解完畢，發現還有一刻鐘的時間。他於是查問那個高個子，要他再把剛才講過的要點復述一遍。高個子不吭氣，固執地不吭氣。

“沒關係！”杜晒納對自己說，“月底我照樣到會計科領錢去。”

到了月底——他疑心它永遠不會來了，——杜晒納人也瘦了。人瘦了的原因，倒不是因為窮，也不是因為開夜車改作文卷子同時再準備希臘文的緣故；這完全是因為精神痛苦的緣故。

在晚上自修課下課以後，他站在候客室裏，從衣袋裏掏出報告單來，上面仔仔細細地注明上課多少日、多少小時，他問女秘書老板瓦爾洛普先生見人不見。

“請問先生有什麼事？”

“小姐，這是我的報告單。”

“讓我对一對看，下个星期就可以給您算帳啦。”

“不過，小姐，您听我說，我等着用錢，至少請先預支一點。”

“您跟瓦爾洛普先生去談吧。”

他等了一個鐘頭。到最後那張怒容滿面的臉总算從兩扇打蠟的門後頭出現了，在他後面還跟着一個長着淺黃頭髮的青年人，很明顯，這個年青人還想要說些什麼話。他哪里還來得及呀：已經走到樓梯口了。那張怒氣沖沖的臉回到杜晒納面前，杜晒納開口了：

“先生，对不起！”

“怎么回事兒？”

“我的报告單已經交給……”

“好吧，明天上午再談吧。”

打过蠟的門关上了。

杜晒納一边下楼梯，一边考慮着他應該怎么說和怎么做，并且他下了决心，明天一准那么說和那么做。

还是那个長着深棕色头髮的小姑娘，她什么都不能理解，毫無進步，还有一个嘴不停地說廢話的自修的学生，还有一个心很好的小越南学生，总是提出一些奇里古怪的問題，还有那班畢業班，以及这一班学生的起哄。还有狹小的教室，浴室，精神的痛苦。

黄昏的时候，瓦尔洛普走过，杜晒納对他說：

“先生，我需要預支一点錢。”

“您需要預支一点錢。”

“是的，先生。”

“您想預支多少？”

“我，我不知道……哦……”

“难道我知道嗎！”

“五千吧。”

瓦尔洛普从一卷鈔票里头抽出一張，又讓杜晒納在紙上簽了一个字，他說：

“您是一个規矩的青年呵。”

杜晒納感到有点不自在。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很嚴肅，哼！”

瓦尔洛普大声笑了，拉着杜晒納，差不多一直拉到楼梯口那里。杜晒納把鈔票不慌不忙地放到皮夾子里，心里想着：

“必須去了解一下別人的情況如何。总之，照这样，有点不正常！”

他下到楼梯底下，他向左面張望一下，又向右边看一看，走到鄰近一家咖啡館的露天茶座上，坐下來。他特地挑了一張桌子，可以看到大門口，以便不管哪一個同事先走出門來，他好叫住他。物理教員是第一個走出來的，這是一個長着一頭深棕色頭髮的、个子矮矮而結實的人物，他的眼睛躲在厚厚的近視眼鏡后面，就像是在那里骨碌骨碌地轉動一樣。杜晒納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喂，您好哇！”

“您好，您有空兒一塊兒喝点什么嗎？”

“好哇好哇，老兄。”

他們面對面地坐下來，中間桌子上擺着兩大杯啤酒，杯子里有一半是啤酒的白沫子。

“你了解些什麼事兒呀，好朋友？”

杜晒納對他這種庸俗的調調兒，以及這種你你我我的稱呼，頗感到受不了。

“好吧，哦，哦，您瞧，對啦，你瞧，這，這，不，對啦，很困難，瓦尔洛普先生，是不是……”

“猩猩？”

“對不起，請再說一遍！”

“猩猩，咱們私下里叫他猩猩……”

“有意思！”

“不見得，不見得！”

杜晒納确实感到無所適从了。他上身向物理教員靠近一些，压低了喉嚨說：

“我想了解了解他是怎样一类人，他这个人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听好，老兄，你是大学生吧？”

“是的。”

“学文学的，是不是？”

“是的。”

“这就对头啦！你受騙啦？”

“也可以这么說吧。”

“你找到别的差事、工作了嗎？”

“我是……”

“好啦！那你还要求什么呀。你还打算在瓦尔洛普補習学校里教第二学期，你餓不死就行了，那你还要了解什么东西呀？你想問：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規矩？可是，我的孩子，你想想看，要是他对所有的主顧都很規矩的話，他会讓你教最高班嗎？咱們坦白地說，用不着隱瞞，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要是他对他的主顧都不規矩，你叫他怎么也能对你規矩呢，噯，我倒要問問你！”

“啊！”

“当然，当然，我看出你的意思來啦，你很有學問，可这里誰不是有學問的呀，在这里，大家都有天才，拿我來說，你看，按照我的情况，我可以說是愛因斯坦一流的。事实上怎么样

呢，教最高班！上十五天課，會考全通過！”

他笑起來了，笑的聲音非常高，好像非常開心似的。杜晒納等他平靜下來，又試探地問下面一句：

“如果事情牽涉到社會安全部的話……”

對方氣力很大地用手捏住他的胳膊：

“這個呀，問題不存在，好朋友！首先，同他談這個問題沒有用處（他特別着重在“沒有用處”幾個字上）！其次，我勸你不要想去嘗試！你想想看，咱們這裡，有一些是公費生！可以設想，要是他們被抓住了，哼！還是不要聲張吧！否則人家會給你好看的，明白嗎？……”

杜晒納想趕快喝完這杯酒告辭，他透不過氣來，他付了兩杯啤酒的帳，跟那個小個子的物理教員握過手，就匆匆忙忙地往窮人吃飯的小飯館里走，他在小飯館里吃了一客小香腸和一些炸洋山芋。

“杜晒納先生，這是您的薪水，總計是兩萬二千法郎。”

“可是，先生，您應該付給我兩萬七千法郎才對呀。”

“我的親愛的朋友，您是不是要了解我對您說的呢？您所完成的工作，只允許我付給您這麼多！例如，十二號那天，您遲到了，影響是很不好的……”

“噢！可是……”

“再說，杜晒納先生，在您上課的時候，那種吵鬧的聲音！”

“先生……”

杜晒納怒容滿面。瓦爾洛普兩只胳膊交叉在胸前：

“事實就是如此呀，您不要不高興；您說說看，難道是我瞞

編的嗎！”

接着，他又突然改变了口气，一只厚厚的大手搭在杜晒納的胳膊上，杜晒納的态度是强硬的。

“說到底，您是不是願意咱們做好朋友？您是聰明人！您看得很明白，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兒。我呀，我总不能因为一个教員拒絕了解情况，就增加我出的价錢。

“請听我說，收下这笔錢，我当着您的面，把帳記下來，就算我欠您四千法郎得啦，咱們寫得清清楚楚，四千法郎，您滿意了吧，您看！這簡直是破例！您需要錢，不錯，您需要錢，可我說不定比您更需要，親愛的先生，您可真要命！”

在樓梯上——自动關閉的电灯①暗淡的光綫。

“这家伙有一張可怕的臉，”杜晒納躺在薄薄的被單里面，想着。他把他的皮短大衣橫盖在床上，作为盖被。他睡得極不安寧。他夢見猩猩的面孔擦着他的面孔，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親愛的先生”；这时候，他使勁想往后跳開去，可是猩猩老是釘着他。然后，又夢見一輛長得不得了的公共汽車在教室的窗子底下过，轟隆轟隆的車声把他的声音淹沒了。

天亮的时候，他冻醒了。他撿起滑落到地上的短大衣，把皮里子焐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可以得到一点暖气兒，可是他的兩只脚冻僵了。他想到九月不过才开始，还要度过一个冬季。他起床，在酒精爐上热一热茶，他决定利用这个星期四②的自

① 在法國住宅中或較小的旅館里，在甬道上或樓梯上裝有一種电灯，打开后过兩三分鐘自行关闭。

② 在法國，一般中、小学在星期四不上課，是學生游玩、參觀活动的日子。

由時間，設法从这个地獄里走出來，并且還要替社會除掉瓦尔洛普的这个罪惡的組織。社會安全部和警察局就要被这件該死的案子吓着了：他要去報告，他要提出控訴。他痛切感到他确实無能為力，因此，他明白他对司法上和政府方面的事一点都不懂得。

來到一座大廈的跟前，他有点猶豫不定。頃刻間，他又要改變主意了，接着，他咬咬牙：要干就干到底。一鼓作氣地，他竄上几級大理石的台階，走進一間大廳，那里面有很多窗口，法院和法院的辦公人員就在这兒等着他。有一些請求社會救濟的人，愁眉苦臉地，排着隊等候着。有一个穿着一身制服的老頭子仿佛是在这里維持辦公秩序似的。

“对不起，先生，我想見檢查官。”

“您事先約好了嗎？”

“沒有，不過有要緊的事。”

那个公務人員含含糊糊地作了一個手勢：

“請到左面的小門里去吧。”

杜晒納謝了他，匆匆地朝那扇小門走去：

“不对，不是这个門，另外一个！”

“啊！对不起！”

然后，他走到另一个小門前面，門里有人問：

“您有什么事兒？”

“見檢查官。”

“我就是，請問有何見教？”

这个人看起來笑咪咪的，顯示出成年人的那种樂觀態度，

象人們常說的，成年人“才是真正的青年”。

“我的雇主拒絕考慮我的要求。”

檢查官毫不驚奇，並沒有什麼異樣：

“我明白啦。那麼，請立刻到第七號辦公室去，找勒該先生去商量……不過，喂，等一下！”

杜晒納從走廊外頭又走回頭來，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請問，還有什麼事？”

“您就說，是我介紹您去的！”

“明白了，多謝，多謝。”

他上了兩層樓，直喘氣，走到第七號辦公室的門前停下。

他用手指很激動地敲門：

“請進來！”說這句話的人的聲音又尖又細，有點像羊叫。

杜晒納走進一間外形象走廊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一排門，每一個門都是兩扇的。有人在一張桌子後面望着他：

“先生，我是檢查官介……檢查官先生介紹來的。我必須見一見主任。”

他媽媽曾經有一次對他說過：“有事最好直接找上帝，不要找上帝手下的聖者。”^①

“是為什麼事情？”

“我的雇主拒絕考慮我的要求。”

杜晒納看見接待他的這個小老頭子拿一個小手指探進他的左面耳朵里去，這隻手指頭那樣子看起來好像對他的姓名很關心、急著想知道似的。杜晒納想：這個老人看起來和他那

① 意思近乎我們常說的“閻王好見，小鬼難當”。

小手指头一样仔細。

“噫，噫，噫，噫，噫！”那个職員說。

杜晒納把兩手伸出來，跟着兩個胳膊又垂下來，泄氣地挂在身體的兩旁。他失去了勇氣，却因此能夠採取大膽的決定。

那个職員最后說：

“這樣吧，請把您的住址留下來，我們會寫信通知您。您有電話嗎？”

“我非常想直接見見主任。”

“如果主任不在呢？”

“我还是要見主任。”

“您真是想見他嗎？”

“而且要單獨會見，”杜晒納同意地說。

“您這個孩子看起來真固執，”老头子一面搔搔下巴，不快地說。

“先生，這是貧困逼的，”年青的教員態度高傲地說。

“啊！”老職員說。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

“我無論如何不能拒絕為您做我能做的事兒，”他感嘆地說，一面從位子上站起來，渾身骨頭都發出聲音來。“您先生對我是很客氣嘍，年青人，”他說，露出來黃色的牙齒，這就是微笑的表示。

他駝着背，很瘦小，從杜晒納面前走過去。杜晒納發現在他的腦殼上面扣着一頂黑色的瓜皮帽，簡直呆住了。他望着這個老头兒一直走到最後一個發亮的、夾層的門邊。

“您在這兒等着我啊，年青人。”

杜晒納焦灼不安地等了一刻鐘，老職員才回來。老職員

走到他面前，低着頭，絲毫沒有任何感情地說：“您現在可以進去了。”

他給他拉開第一扇門。他走進去，里面還有第二道門；他推開門進去，朝前走了一步，他驚住，簡直不能動了。

這是一間大客廳，四面的牆腳是金黃色的，長長的窗子，地板鑲成各種各樣耀眼花紋，一個莊嚴的寫字台，就是遠遠地看這張寫字台，也不會覺得它小，一個身軀龐大的人正坐在桌子後面等着他。在一張青色的、肥肥的臉上，一雙眼睛閃閃地發光。

“請過來吧，我的親愛的朋友，”他說話了，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一排金牙來。

杜晒納心里發急，簡直把他的五臟六腑都磨成粉末了。他臉白了，把手扶着額頭，嘟嘟囔囔地說出一句請原諒的話，像只兔子似地跑掉了。

他在馬路上逛來逛去，一直逛到黃昏。

“我並不是說那個人就是他，”他不停地自言自語，“我並不是說那個人就是他，可是，那確實是他那個腦袋。”

他所以痛苦，正是為此。

天黑了，他想到警察局去。他碰見了一個警察。這是一個巡邏警。杜晒納拉住他的衣袖；這人轉過身來，向他笑了一笑。

杜晒納在他那戴着巴黎城徽的軍帽下面，看到又是他的雇主的那張面孔，他大吃一驚，就像非讓他失望到底不可似的。

他好像要笑似地咧了咧嘴，跟着就昏倒在柏油馬路上了。

（譯自第六〇八期法蘭西文學報）

聖誕老人就在我們中間

亨利·克萊斯比

奧古司特·薩米道尔住在巴黎第十区聖·德尼城关 108 号門牌四樓左手門內。他有九十四歲这么大年紀了，他平常鬍子总是刮得光光的，兩眼炯炯發光。

他的妻子死了，他有三个兒子。

我是可以肯定的，我自己知道，我有确鑿可靠的証据。我自己完全清楚，这樁事情說起來会是荒誕不經的，叫人奇怪，甚至里面好像开了一个出于一种可疑的趣味的玩笑，但是总而言之，我还是要說，我还是要肯定地說：奧古司特·薩米道尔就是聖誕老人，那个真正的、唯一的、确确实实的聖誕老人。相信我，泄露这件事实的真相，我費了很大的力气，我可撐不住了。請了解我，我簡直連气都喘不出來啦。这种局面变得叫人無法再支持下去。只有我知道(至少我这么相信)，只有我知道聖誕老人的名字和住址，要是把我換成你，看你怎么办。現在还用得着說嗎，伤腦筋的事來了，人家会來問这个問那个，什么都要問个詳細，以后每一年都要跑來要我陪他們去看他。因为聖誕老人是法國人，又住在巴黎，大家会把这樁事情弄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誰会有人弄出什么家譜來的，有些什么新的傳記，說不定也会寫出來，只有上帝知道这樁事情弄到最后会弄成个什么

样子。不管怎么说吧，这样一个秘密总归是弄到保守不住了。

容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奥古司特·薩米道尔的事情，以及我是怎么理解聖誕老人就是他的原因，从头到尾都講給你們听。

小奥古司特生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七日，出生地点是聖·日尔曼·昂·賴乙。他出生的家庭是一个穷人家，人丁很多，养活一家人的爸爸是一个鞋匠，一个清白而且勤劳的人，名声很好，全区的人都知道他，为了满足顧客們，每天夜深，他还在点着蠟燭干活。奥古司特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三歲，名叫卡洛林娜，这个女孩子从她祖先那里繼承了爱幻想的天性。而他呢，性情温靜，甚至有点不招人喜欢，他常常坐到他爸爸旁边的小板凳上，靜靜地看着他爸爸干活。他很喜欢他爸爸的小舖子里的皮革和皮鞋油的气味。

鞋匠把左近居民的生活情形講給他的兒子听，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說：一双鞋子能泄露一个人的事情，要比一本記述一个人一生的書还要多得多。那时候，奥古司特才三歲，眼睛睜得大大的，任何事情也不懂，可是薩米道尔老爹也不管他懂不懂，只管自己那么說着。不过，不論怎么着，关于聖誕老人的故事，薩米道尔老爹也好，薩米道尔老大娘也好（老大娘忙極了，不停地操持着家务），却从來沒有跟他說过。他們看着人家过聖誕節，也就是从旁看看而已，从來不談論什么，他們的孩子把木底鞋擱到壁爐底下去也好，不擱也好，他們也不过問，随他們去^①。

^① 聖誕節的夜里，聖誕老人会从烟囱里給小孩送來玩具糖果，所以小孩把鞋子放到壁爐里，好讓聖誕老人放东西。

那还是卡洛林娜第一个把聖誕老人的故事講給她的弟弟听的；按照習慣，她把聖誕老人描寫成爲一个慈心善面的老头兒，長着一把白鬍子，說聖誕老人年年都要到天空跑一轉，把玩具从烟肉里撿進來。小奧古司特听他姐姐講着，好像很有兴趣；他听他姐姐講这些奇怪的想象中的故事，听着听着，他嘴角上也現出了微笑。

薩米道尔一家有六个孩子，奧古司特和卡洛林娜，还有另外兩個，他們四个孩子睡在一間屋里。奧古司特在他姐姐把聖誕老人存在的事泄露給他(姑且这么說)以后三年当中，他坚决不肯把他的鞋子放到壁爐里去，全家唯独他收不到聖誕老人的玩具，可是他并不因为这样就顯得对这件事情毫無兴趣，完全相反，他的兴趣比別人还要來得高。

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晚，卡洛林娜打算守夜，要看看聖誕老人怎样來分玩具，这时候，奧古司特大發脾气，最后他还是說服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姐姐，叫他們好好兒睡覺去，不要白等，免得最后还要大失所望。到第二天一清早，卡洛林娜在壁爐里只找到了一把小木棍兒，她难过得哭了，哭得像個泪人兒似的，她的小兄弟却在一旁臉上浮着一種沒見过的帶着譏嘲的微笑。

奧古司特常常問他爸爸他修的这些鞋子都是什么人家的。他特別注意的是孩子們穿的鞋子。

“这个小孩，是闊人家的还是窮人家的？”

“他乖不乖？”

“他喜欢玩什么？”

他爸爸耐心地一一回答他的問題。于是每一年，在聖·日

尔曼这一区里，人們都驚奇于他們这个地方聖誕老人分送給孩子們的玩具和糖果送得那么合適。

在他的童年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有一天，狠心的卡洛林娜跑來跟他說，聖誕老人是沒有的。这时候，卡洛林娜是九歲，奥古司特是六歲。大家以为他这一下可要幻滅了，可是，他却僅僅对她姐姐如此輕信大人的話，感到大失所望；他几乎跟她惱了起來，从此以后，年年他都把他自己的鞋子擱到壁爐里头去，在他們家里，后来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別的孩子为了得到玩具只有向他們的爸爸媽媽要錢自己去買。

奥古司特·薩米道尔漸漸長大了；他对鞋匠这一行并没有兴趣，但他在很小的年紀上就学会了他爸爸这一行本事，跟着爸爸干活。薩米道尔老爹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去世了^①，老人家去世以后，青年奥古司特·薩米道尔对补破鞋底子的营生特別討厭，跑到巴黎去求学，后来他在巴黎的一个税务局里找到了一个差事。

在巴黎，他看中了一个玩具商的女兒，这事說起來总之是意味深長的。在快要結婚之前，他告訴他的未婚妻說：守在家里共度聖誕節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可是他在聖誕節前夜無論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能留在家中，他自称，因为在他幼年时期有着一些特殊的無法解釋明白的記憶，所以，他自己每次逢到節日必須牺牲。

他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只好順从他，同意他，从此不再提起此事。

① 一八七〇年战争指普法战争。

在稅務局，他擢升為收稅官；每逢到了十二月份，他是特別地忙；听差把郵件給他送來，假裝着沒有注意到攤在他面前多得難以置信的大量信件；在他檢視帳目信件的神聖時間內，誰胆敢打攪他，那可就要倒楣了。在這些日子里，他往往要在夜里工作得很遲。

他的妻子名叫羅思，他們已經生了三個兒子……老大名叫塞來思特，老二名叫克利思堅，還有……老三名叫諾艾勒^①。

他是在尊重習俗和宗教的精神下來教養他的孩子的；他十分注意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他想把他們教育成為模範的兒童。羅思有時見他過於嚴厲，不能不加以干涉。他對於不信教的人和有時跑來請求布施的窮人，干脆就調轉頭去給個相應不理，和他這種態度對照起來，他對他的孩子們卻是另一種態度，而孩子們已經生活得隨心如意，簡直是太幸運了。——羅思有幾次也批評了他的這種怪癖。

“這可不能說是鐵石心腸呵，我的好羅思，可是，誰要是曾經受過窮，那麼，他對現在不如咱們的人、還沒有從窮日子裡走出來的人，有時就會忘掉他們，也免不了對他們要苛刻。

對啦，我忘記說了，奧古司特·薩米道爾這時候，靠了老婆帶過來的嫁粧，家道不錯，已經過着一種頗可羨艷的小市民式的生活了。他說了上面一段話之後，還帶着自從孩子時候就有的那種嘲弄的微笑，並且還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是一個連聖誕老人都要重視的法規，那就是說，不應該給予窮人太多，可也別讓闊人失望。”

^① 按諾艾勒這個名字，與聖誕節是同一個字。另外兩個名字：塞來思特有天堂之意，克利思堅與基督原字同源。

他已經把他所談的这个著名的聖誕老人，在他孩子中間教導成爲一種信仰；他并且还企圖讓他的妻子也要對此深信不疑，他的妻子呢，即使平常對聖誕老人之說表示懷疑，可是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她就也不得不爲昭然若揭的事實所說服了。

到了那天，他狂熱地用手拉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拉到他的書房里去，逼着他們寫一份悔過書，里面要表明他們曾經好幾次害得丈夫和父親痛苦，他們爲此悔恨。起初，免不了弄得大人孩子哭哭啼啼，咬牙切齒，因爲這個儀式以後就是擦皮鞋，全家的皮鞋一律上油擦亮，最後是那神聖的“置鞋于壁爐之內”。不待說，聖誕禮物是一樣也不會缺的，而且作爲禮物的玩具上的商標是外公家的字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三個兒子，當他們長到七八歲大的時候，對聖誕老人一事開始有了一點疑惑，可是在這時候，奧古司特·薩米道爾變得更叫人受不了了，他拿停學來威吓他們（這其實並不是很好的戰術），因爲他們在學校里常常跟小流氓打交道，小流氓已經把他們引到不信宗教、不敬神的路子上去了。

另一方面（這方面倒收效良好），他又告訴他們，假如他們不能或是不願意相信聖誕老人的話，那麼他們就收不到玩具了。

像這樣，全家年年必恭必敬地慶祝聖誕節，而奧古司特·薩米道爾在時鐘打過十一點半之後，就神色莊嚴地靜悄悄地從一家人中間抽身退走，回到自己的房間里，關起門來，這是大家都十分尊重的儀式。

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這天，小克利思堅

已經有十二歲了，看起來這孩子有點兒吊兒郎當，他趁着一家人正在急急忙忙準備到教堂去作午夜彌撒的時候，溜了出來，偷偷地跟在爸爸後面想看看他到底搞些什麼，他爸爸這時跟往常一樣，正好也不見了。他來到他爸爸房門跟前，開頭猶豫了一下，跟着他就鼓起勇氣扒在門扇上的鎖眼里往里看。這一看，他禁不住叫了一聲。奧古司特·薩米道爾打開門，走了出來，身上披着一件滾皮邊的大紅袍，下巴上挂着一圈神氣儼然的白鬍子。

“小倒楣蛋兒，你這是幹什麼？”他吼叫着。

因為克利思堅笑出聲來，他的老子忍不住舉起巴掌來，往小孩的腮幫上碰了一下。

就在這時候，奇蹟發生了……

小孩吓得抱頭就跑，吓壞了，大喊：“打在臉上怎麼不疼呀。”

這位稅吏企圖自己假扮成聖誕老人，以便挽回他的兒子們的懷疑，可是在這個問題上，他搞錯了，他忘記了所有作父母的都會運用這類策略，很明白，這是不可能有什麼成效的。不管怎麼說吧，打下來不疼的這一巴掌，倒始終記在他心上忘不了。

小孩們長大了，奧古司特·薩米道爾，唯恐他們變成不信仰的人，他自始至終不離開他們，他差不多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專制的父親了，不過，最要緊的，對聖誕老人的信仰倒是保持住了……以至於人們在他面前，不敢提聖誕老人，這樣一來，他也总算放心了。

這三個兄弟長大成人，經營了他們外祖父的製造玩具的

買賣，同時，感謝上帝，三人都還沒有婆親，都還是獨身男人。奧古司特在他告老退休的時候，他跟他的三個兒子一同經營玩具的買賣，指導他們，生意靠着買玩具的傻瓜們發達起來，這樣一來，兩代四個薩米道爾都賺了錢，而且聖誕老人所做的事情也減輕了不少。

一年一年過去了，平靜無事，這當中，有一件事雖說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但畢竟值得一提。不久前，老二克利思堅過了七十一歲，他的爸爸一定要他把皮鞋放到壁爐前面去，他就不可理喻地發了脾氣，一定不肯，作兒子的又是吵嚷，又是跳腳，喧嚷着聖誕老人害了他一輩子，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一檔子事兒，而過去他所以那麼做了，那完全是為的討他爸爸的歡心，現在，他簡直受夠了；他不再想為了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到那麼一個玩具而犧牲自己了；在一年當中，他隨便什麼時候，想要玩具他有的是，到現在，他可受夠了，再也不要那一套了，他想过他自己的生計……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是講了這麼一些。塞來思特和諾艾勒兩人垂頭喪氣，什麼話也不說。後來克利思堅又張開嘴巴，抱怨天抱怨地，奧古司特·薩米道爾第二次又給了他一巴掌；因為這時候還沒有到夜里十一點半鐘，克利思堅挨了這一巴掌覺得很疼，他說：“你可打疼了我。”這一巴掌使他恢復了理智，同時他父親也感到如釋重負，非常輕鬆，這一個重負他背在身上整整背了五十九年了。

最後，我相信用不着再講下去了，奧古司特·薩米道爾的殘生並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大事，當然，你們始終抱着荒唐的懷疑主義，斷定我到底還是拿不出什麼充份的證據來，都是自說自話，不過，照我看，我認為那都是千真萬確的，我是可以証

明的,因为我不久就要死了,正像我在这个故事开头所說的那
样,我不能再保守秘密了,我不久前已經把我这件秘密托付給
一位接任我的人,他姓甚名誰我不告訴您,然而我是能够証明
的,因为我就是奥古司特·薩米道尔。

(譯自第五九九期法蘭西文學報)

养老院里的聖誕節

克萊爾·聖一梭麗那

这个城镇是建筑在一个像篮子似的盆地的半腰上的，盆地的底层有一条河流过。在远处，在盆地的四周边缘上，土地有点倾斜，然后，就向天边平平坦坦地铺展过去。因为居高临下，可以眺望这层层叠叠的房屋的老瓦顶和丰饶的田野，镇上的居民大多都喜欢住在高处。养老院就是建筑在高处的，房子是红色的，黄色的，还带着橘黄色；养老院有很多大房子，好像永远沐浴在清晨的光辉里，在斜坡上还有一个大花园，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看起来是十分严谨的。在圣诞节这天，养老院是附近这一片景色中唯一显得温暖和愉快的景物。刺骨的北风刮着；树木都雕落了，光秃秃的，在葡萄园里，葡萄的枝蔓也都不见了。低沉的天空，也像大地一样，冻结了。有几群鸟雀让寒风追赶着，飞了过去：乌鸦是朝城镇那边飞去，麻雀和棕鸟往田野里和荆棘丛里飞，在荆棘丛里不十分寒冷，而且严寒使得野浆果变得甜甜的好吃了。

节日的午餐是做得很考究的，比平时也要丰盛：一盆多油的浓汤，牛肉，嫩鸡，一枚橙子，还有一杯葡萄酒；上了岁数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口福也就是这些了。到十二点半，午饭都吃完了，每一个人都拿手背抹了他的嘴，到这时候，谁想要出去，谁就可以出去了，或者不如说，谁能够出去的话，谁就可以出

去了。

有些人，他們或者是舍不得走开，还想多吃一口，或者是患風湿病，身子走动不了，或者是背脊骨直不起来，或者是两条腿不顶事儿像棉花似地不能动弹，他們只好帶着不屑于的样子望望外头，然后走到火爐跟前坐下来烤火。有的人掏出烏黑的烟斗來挖一挖，塞上胡桃樹的叶子点起來抽，有的人呢，哆哆嗦嗦地拿出烟來一遍又一遍地卷一根烟卷兒，用吐沫來粘卷烟的紙，把紙也弄湿了，有的把紙都卷破了；有一个白髮蒼蒼、呲牙咧嘴的矮小的老头兒，在嚼着一節甘草梗子。大家都不大談話，或者根本就不吭声；不过，有时也吐出那么一句沒有說完全的語句，一些簡短的独語。誰說了一句什么，在他旁边的人也不發生兴趣，听也不想听；人人都是順着自己的念头在思索着什么，緊跟着，又不知道想到哪兒去了。有一股子微温的、發臭的气味，叫人噁心；屋子里是不冷不热的，在火上燒着的罐頭盒子里的水咕嚕咕嚕地响着；靜寂漸漸地增長着，睡眠最后代替了靜寂。

老狼，离得大伙兒远远的，气咻咻地一个人在屋角那里，就躺在地板上。人家分辨不出哪兒是他的腦袋，哪兒是他的胳膊腿，他躺在那兒簡直就像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布似的。半个月以前人家把他弄到养老院里來，進院的时候，他發着燒，瘦得連一点肉都沒有了，渾身都是蝨子，头髮長長的披在脊背上。他是一个野人，一个生活在森林里的人；沒有人听他發出过声音，除非是在他睡覺的时候。他睡着的时候，打呼嚕，就像鉄匠的風箱一样；他在喉嚨里头哈啦哈啦地吼，悶气，喘，号，听起來怪怕人的。到了白天，整天他都不出声。人家跟他

說話，他低下頭來，把頭轉過去。他渾身上下到處長的是毛：他的灰白頭髮一縷一縷的，很粗糙，就象一條老狗身上的毛一樣。起先，人家把他放在病房里住了八天，為的是把他弄乾淨；現在，希望他能和別人處得來，不過，看起來，同伴們都不能討他喜歡。要是不把食物送到他躲着的屋角那里去，他可就會餓死了。

“我去看看我的侄女兒去，就在屠宰場那塊兒……”

“咱女婿的兄弟住在大橋區那邊；他老是跟我說，有空兒啦，去看看他去……”

“我有个老伙計一定還在那里干活，在車庫里，我去找找他去；这可是个好小伙子呀……”

养老院的这些身子骨还算灵便的老头兒，心里都計劃好了，紛紛地進城去了。他們披上藍色短外套，戴上新的鴨舌帽，一直压在眼眉上頭，看起來那樣子就像一个个領小數目年金的老頭兒似的，神情和這身制服都顯得怪可憐的，不過，話也還不能這麼說，制服倒還在其次；看起來叫人難受的還是他們的皮肉；那皮膚都是灰色的，盡是皺皺巴巴的，都收縮得盡是褶子，他們身上的皮膚都枯槁了，敗壞了。背脊骨都是彎曲的，折斷了似的，他們的膝蓋也都是屈着，腦門子也陷了下去；他們的眼神沒有一個不是呆滯的，總是固定地望着地上。他們這一群矮小的老頭兒不慌不忙地走着，而且他們好像都是輕飄飄的，幌幌悠悠的。風吹得他們搖搖擺擺，把他們的短外套都吹得鼓了起來；他們勢必非用力拄着他們手杖不可，不要讓風給刮跑了。他們沖沖撞撞地朝前走着；一忽兒他們形成為一小群走在一塊兒，一忽兒又走散了，一忽兒又聚到一起來，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兒。每一個人嘴里不是不滿意地叨叨咕咕，就是無意識地喃喃地念些什麼。可是誰也沒有听誰。碰巧他們里头不知哪一個說了一句什麼話叫另一個人听到了，他也不管人家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只管按着自己的理解，引到自己的世界裏來，然後按着自己的思路去捉摸人家的那句話。

他們的双手筋筋絡絡的活像一條條葡萄的老根，攀在他們拿在手里的拐杖或者棍子上，他們拄着拐杖，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沿着馬路走下來，馬路兩旁稀稀落落有些房屋，房屋四周圍着荒涼的花園，他們最後走到十字路口上。這裡有五條路從十字路口輻射出去，就像長在手掌上的五個指頭一樣，五條路當中有兩條路是通向市中心的。突然間，這些老头兒們一下子都弄得手足無措了，失去了勇氣，他們想放棄原先打好的主意。只有三四個執拗的身體比較結實的老頭兒，繼續朝着狹窄的行人較多的街道走下去；其餘的小老头兒，驚慌失措，橫冲直撞，不知怎麼辦才好，最後他們走到馬路的一邊，走回頭了；使得他們能夠活動的力量，一點點的微弱的力量，現在似乎是都使盡了。也許是城市叫他們驚慌吧？還是他們離開养老院遠了心裡就害怕？怕看不見它？還是怕沒有力氣能走回去，就像小孩總是離不開媽媽似的？

他們又折回來走到十字路口的廣場那裡去，停了一會兒，然後又走；風吹開了他們身上的短外套，他們的鞋底兒刮着馬路上的瀝青。在路角上有一家咖啡館伸出來，就像一艘船的船頭一樣，吸引住了他們。他們大伙兒人人都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數一數腰包里有多少：“五加一是六，六加二，是八……”一個長着鬍子癩腿的老頭兒算來算去只有十個法郎；一杯

酒要十二个法郎。他再算一遍：“二加六，是八……”算來算去还是十一个法郎。一个独眼的老头兒有二十五个法郎，破鼻子的老头兒，有十六个法郎。他們运气真好呀！他們走進了咖啡館；咖啡館門上的鈴鐺丁丁当地响了起來。咖啡館里头真暖和呵，一股發潮的热气，里头混着好聞的茴香酒和盧姆酒的香味兒。这几个老头兒在桌子前面坐下來以前还犹豫了一陣。

“老大爺來啦，今天各位想喝点兒什么？”

“好哇……來一杯紅葡萄酒。”

对于能够要一杯紅葡萄酒的人來說，生活可真是美好的。能要一杯紅葡萄酒的人，那可不是养老院的老头兒，那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快快活活的家伙。癱腿的老头兒轉过身來，不停地翻騰他的衣袋，他懊惱自己差那么一个法郎，不能買一杯紅葡萄酒喝。

养老院的老头兒們大多数人都出去了，留在院里的老太太們，她們是喜好呆在屋里安安靜靜不动窩兒的，她們平常就几乎不出門。她們暖暖地和地留在大廳里面。有几个老太婆在編毛綫，要不就是縫縫补补；大多数是在消受着吃下去的食物，反复回味着某些思想。浮斯塔是一个老姑娘，拿着一本書角都打卷兒的小書在念着。她的兩個眼睛烏突突的沒有光彩，上面有白翳，眼珠子突出來，在她的臉盤上露着三个黑窟窿：兩個又大又深的鼻孔和一張总是張着的嘴。头上挽着一个髮髻，散出來一些油搭搭的髮辮，遮住了她的臉，弄得她的眼睛都成了斗鷄眼了。

养老院的院長按着規矩在院里到处查看，他看見有一个养老的男人在妇女的房子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地在那里溜达。

“你呀，你总算走运，你还有兩只好腿，你干嗎不趁着这么好的天气出去活动活动呀，薩盖？”

“我喜欢呆在家里头。”

“我已經給你保證过啦，沒有人会把她搶跑的。”

“那也說不定，誰知道？”

老夫老妻住在养老院里在夜間分开，下午兩口子可以在一塊兒。夜里兩人分手倒也碍不着他們什么。打他們一進院，他們就十分滿意地听从了規定，能够分开來睡覺；各自躺在毯子里，大家消消停停的，似乎也覺得不錯。准許他們会面，他們常常反倒不想会面了。兩個人会到面干嗎呀？他們的爱情也老了，就好像一塊布磨得都露綫了；他們的欲念已經冷了，冷了好久好久了。兩個人彼此所能交換的爱情的話語、温情、怨恨、怒气，現在對他們已經變成毫無意义，他們互相之間已經把那些話說过多少遍啦，說了又說，总是那么說，叫人都膩煩了。他們現在过的生活，有了限制，可是很平靜，連吵吵嘴的机会也都不能有了。

薩盖却是例外，他仍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他是嫉妒心很重的人，簡直非常、非常好吃醋。他跟他那七十歲的老伴兒一塊兒進养老院的，他的老伴兒老得牙根都露在外头了，拄着兩根拐杖走路。薩盖一進养老院，就問：

“至少，这可算是叫人放心了吧？在院里，到底有人会看着她了吧？”

可是院長的保證还是不能讓他信服。他照旧不停地監視、

猜疑、偵查、守候。他在門縫兒上探听，半夜起來去看看隔壁宿舍里的動靜。守夜的人都拿他开玩笑，說他是唯一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人，內心的憂慮保持了他的生命力，多疑多慮反倒拉住了他，使得他沒有沉陷到靠近死亡的邊緣的那種灰色和虛弱之中。

养老院的院長問浮斯塔念的是什麼書。这个老太婆就把書掩在她的胸前，用她的瘦瘦的胳膊掩蓋着，头低下來，搖着她头上一綹一綹的头髮：

“沒什麼，沒什麼，沒什麼……”

院長一邊說笑，一邊堅持問着，最后到底还是看見了書名：奧維德的愛經①。

“好哇！太好啦！你念的是一本好書呀；你可以學習拉丁人呀。”

“拉丁人……拉丁人……”

浮斯塔爽朗地、毫無顧忌地笑了起來，是一個年青姑娘的和一個瘋女的笑聲。

在吃晚飯以前，所有的人都回家來了，於是聖誕樹上的燈也都點起來了。老头兒們和老太太們都走過來，圍着這株五光十色的樅樹。他們都不吭氣了，痴痴地望着；他們想着：這些彩飾，這些閃光的星星和這種在他們的眼睛里再也無法反射出光芒來的蠟燭光，都是幹什麼用的呀？都是什麼意思呀？有幾個頭腦簡單的人，心里不免有點害怕，怕胡里胡塗地就像

① 奧維德（紀元前 43 年生，紀元后 16 年死），拉丁詩人，是味吉爾的朋友。愛經過去有戴望舒的譯本。

这样給送到天堂去了。有人分給他們一些糖果；他們拿嘴縮着，都在那兒不停地吮吸着，就好像小孩在吮奶头似的。

“是不是要他們唱个歌兒？”有一个護理員提議說。

“別說廢話吧。还是去把老狼找來；他看見这棵樅樹，也許会开心的。”

護理員去了，过了一会兒他回來說：

“他死啦，先生，渾身都涼啦。真的死了！尽管好好地照顧他，一点一点地把他弄干淨，可是也沒有用，这么一來会把他們都害死的，就像老鼠一死就死一窠一样。”

老头兒們都聽見了。耶穌誕生了。老狼死啦。这樁事情既沒有讓他們覺得暖和一点，可也沒叫他們覺得冷。

（譯自第五九九期法蘭西文學報）

童年回憶片段

雅各·郎茲曼

我被叫醒的時候，簡直記不起來我是在哪兒了，可是我一看見了那個農婦的臉，就很快地明白過來。

“城里來的那位先生呢？”我問。

“他搭六點鐘那趟車走啦。他跟我說，他向您問好。”

我覺得孤伶伶的，就像一只遺失了的手套一樣。

屋子外面，天還很黑，可是嚴寒，它似乎並沒有沉睡；到處都上凍了，地給木鞋踩得嘎吱嘎吱響。這是我開始做莊稼人的第一天；我剛吃過早飯；居思圖老爹就說：“小伙子，上路吧！或是到地上去兜一個圈子。”居思圖老爹走在前頭，他這個人，个子很高，沉默寡言，就像我們一路上看到的那些大樹一樣。我想：“要是我能夠把我的腳印踩到他踩出來的腳印上，一連踩二十次以上而不錯的話，我將來就會是一個跟他一樣的高大的莊稼人。”于是我勇敢地緊跟在他後面向前走，連刺痛我的小腿的冰凍都不顧了。後來，鷄叫了，天亮了，一下子，我們嘴里呼出來的哈氣也都消失不見了。我們走上大路，居思圖老爹回過頭來，說：“你看見這些樹了嗎？”他指着我們剛才走出來的樹林：“人家叫它狼樹林。”

“這兒還有狼！”

“當然。等到天下雪，你就會看到狼一對一對兒出來到處

竄。”

“它們都很壞吧？”

“也不見得。它們肚子餓。你從前也挨過餓吧？”

“噢，是的。”

“這樣你就了解這些狼羅。去年，我打了兩隻，真格的，去年這一年真難過。天愈是冷，狼愈是非出來不可，那簡直是准極了。”

他笑起來，我也笑了。居思圖老頭，我很喜歡他，他這人，安詳，堅強有力，給人的印象就像那些大獵狗一樣。

過了狼樹林，是皇后草地、泉水牧場，接下去，是一條小河，牲口到小河來喝水，在河的那一邊，是高廬山。這片山地，是屬於居思圖一家的產業。高廬山又高又圓，高得像一座大山，圓得倒像一個山丘。有人說：古時候高廬人和羅馬人在這裡打過仗，遇到刮大風的夜里還可以聽到鬼魂的嚎叫。過了山丘，又是樹林子，這是真正的濃密的森林了，有百年以上的橡樹和淡紅色樹幹的野櫻桃樹。

我們沿着山腳走了一圈，每隔一百公尺，就是一片地，居思圖老先生對我解釋說：“這塊，是小麥，那頭呀，是裸麥。要是上上肥，那時候，咱就種上甜蘿卜。再過去，地里種的是苜蓿和紫花苜蓿；今年呀，少種点小麥，多種点裸麥，在一九一四年，我老子也是這麼種的。”

對啦，“高草地”可真是一大片地呀，有兩百公頃的樣子，有森林，有田地，還有牧場。我們一直到晌午才回到莊子上來。我累壞了，可是我可看了一個夠，況且，我踩居思圖老爹的腳印沒有踩錯過。我將來會變成一個高大的莊稼漢，這我知道，

千真万确，可我也真劳累。出于疏忽，我坐在饭桌上就睡着了。

跟着下来的日子，我不停地好好干活儿，凭着一股新奇感，我认真学习种庄稼这一行。我非常感激救济院的领导人，他把我安插到这个地方上来。多有意思，我就在这块地上落下根了！我的睡在明斯克、奥德萨、里加、基辅的坟里的祖先，一定很伤心；还有我的那些更老的祖宗，在托莱德的或是在黑海岸边的，要是知道我这么小就孤孤单单一个人，他们准会为我而哭泣了。在我们这一家里，就找不出一个农民来。做买卖的倒很多；不过是属于自己也下手干活儿的小商人这一阶层，像屠户啦、卖猪肉的啦、卖面包的啦。在我们家里还出过很多犹太法师，以及几个审判官，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种庄稼的。不论怎么说吧，就在这么一个比瓦尔达依高原还要神秘而且陌生的奥维尔涅①，我觉得我突然被土地牵引住了，弯下腰去接近它。我在田野里到处跑，不为别的，单就是为了喜欢看那暖暖地焐在雪底下的麦苗长出来。我知道上好的面包是上等小麦做的，我也相信法国大革命就是为了这种上好面包才发生的，所以我特别珍贵麦子，相反地，裸麦呀，玉米呀，我看不上眼。土地，就像传说中巨魔的鞋子似地，一下子套在我的脚上了，还不僅僅是土地，还有那直接和土地相联系着的：草木啦、树木啦，牲口野兽啦。有时候，我想到巴黎，总忘不了那些广场中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公园，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在我

① 奥维尔涅是法国古省名。

的腦海里漸漸的也就變成了一堆狹小的圍在欄柵里的禁地了。“高草地”這塊地方，寬做得賽過大海，它的幽靜比喧囂還要有威力。

在我沒有被遣去跟居思圖老先生一塊兒放羊的時候，我到草地上去放牛，或是給老大娘去劈木柴。我喜歡劈各種木柴，松木除外，我不喜歡松木，因為斧頭劈不進去，斧頭在手里拿得不準，兩手震得像是要裂了似的。倒不是這樣的震動讓人感到有什麼不好，而是我在使勁當中，這一震動突然弄得我兩個胳膊放下來顯得怪可笑的。我最愛劈的木头，是我們那里最少見的木头：榆木。“榆木”嘛！它讓我想到“小人物”；我對這種樹木頗有感情，對柳樹就不同了，柳樹總是抱怨它那老之將至，可又老是不死。劈柴火以外，我還得給廚房和屋里挑水；四桶水才剛好倒滿燒開水的大桶子。井在院子裏面，可是我必須兩桶兩桶地把水拎到台階上面。為了少費氣力，必須拎得快，我听憑兩只拎着桶的胳膊抱着我走，有時候在樓梯的半中腰空嚙鏘鏘地跌下去了，驚動了一群鵝。鵝群一分散開，狗緊跟着就跑來追逐它們，很殘忍地，以至於弄得它們流了血。在雪白的鵝毛上染着鮮血，這就明顯地標志出罪行來了：農婦要是看見了這些血跡，馬上就會年青了二十歲，手里拿着鞭子，打樓梯上沖下來。可是，一手持着鞭子，這是懲罰的最好的表示；狗用不着戴上眼鏡，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於是，它們反而像得勝者似的迅速撤退到森林里去了。

我慢慢地跟羊群混熟了，我知道了它們生病的種種原因

和它們的獸類的秘密，我能够幫助一只母羊生小羊，拿奶瓶子喂生下來的很弱的小羊崽兒，公羊常常無情無义地拿角頂我；我也懂得發現一个不下崽的母羊如何很好地交配，發現一只羊为什么跳蹦，我学会了运用一只尖刀，在羊沒有瘋癩之前把羊腦袋里長的致病的羊癩瘋腦瘤給剷掉；——只有到这时候，主人居思圖才把羊群放心地交給我。把羊群交給我的那一天，真是一次大勝利。我拿着獵槍，就像國王持着寶劍一樣，呼哨着狗，就像貴族打獵驅使着雪貂在前搜索一樣，我趕着一群羊，又好像是一个現代的軍官；在羊群前面引路的几只快樂的母羊頸上挂着鈴鐺，这一串鈴响就是我的軍乐。狗是高兴極了，它們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我引導到什么地方去，它們叫着，母羊也哞哞地叫个不停，到了冬季，它們的叫聲比在好天氣的叫聲要瘖啞得多，在山溝里發出奇异的回聲。雪复蓋着可憐的大自然，牲口所能看見的只有一些冬季的樹叢，小松樹啦，金雀花啦，不畏寒的荆棘啦，晚生的錦葵啦，綉綫菊的叶子啦，以及其他所有能够在隆冬里生長的植物。对于羊來說，当倉房里裝得滿滿的時候，到野外來找食吃倒不是頂重要的，要緊的是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活動活動身體，尽情地享受寒冷和雪，在空曠的野外讓公羊交配。牧羊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那兒計算時光，而灰蒼蒼的日光就是他的時計。我的手冻僵了，为了活動活動讓血液流動，我砍了几条櫻桃樹枝做手杖，并且刻上一条条的蛇，这些蛇很馴服，它們永远盤在手杖上。狗的脊背長得很結实，正好讓我試試我的手杖是不是堅固；因此它們見了棍子比見了牧羊人還要害怕。在这塊牧場上，我常常聽見狼嚎，和放学抄小路回家的戴小紅帽的孩子們的叫嚷聲。

孩子們高聲唱着：他們並沒有外婆。^①可憐的老外婆，她們這樣被人否認了，會多么難過！可是我，我有槍在手里，真想開槍打死它。但是，狼並沒有出來，開槍打什麼呀？我抬頭看看天空，天空上有幾只烏鴉飛着。有些鳥類，飢餓已經把它們弄得馴服了。在法國的中部，在這種十冬臘月的季候，烏鴉也是要找人的，甚至於田地上的趕鳥的草人，它們也飛下來落在上面。這些鳥，並不愚笨！它們明白，什麼地方有草人，什麼地方找得到食吃；它們並不愚笨，可是也還不夠聰明，因為它們到底分辨不出真人和人穿着的舊衣服。就像這樣，在冬天，牧羊人在地上有他的羊群，在天上還有他的鳥群。可是，地上的羊群是屬於主人家的，主人出錢雇了他，也可以懲罰他。和地上一樣，天上的鳥群屬於看不見的上帝，上帝在人死歸天以後才懲罰他呢，對於一個年青的，和上天各界還離得老遠老遠的牧羊人來說，放槍打死天空的飛鳥取樂，那簡直是毫無阻難的事。居思圖老爹，他並不抱怨拿他自制的彈藥來打烏鴉，表面看來似乎是浪費，可是，經他一算，用去的彈藥有限，烏鴉愈來愈少，而獲益却也很大，是划得來的。不僅如此，槍聲有時候也會把在附近一帶亂竄的、嘴角流着口涎的狼呀、狐狸呀，吓跑了。米利亞科的教士在教堂里講道的時候，宣布烏鴉是一種天災，他号召他的聽眾去抵抗並且千萬小心謹慎，他甚至認為：“這種黑色的鳥，特別對我們的在天國途中的死者有興趣。”要是說烏鴉對咱們的死者——包括下地獄的在內——

① 小紅帽是法國童話家貝洛的一篇童話中的一個小女孩，她去看外婆，路上遇到一只狼，這只狼後來把她的外婆吃了，並且冒充她的外婆把她也吃了。所以小孩這樣唱。

特別有興趣的話，那末，它們對種在地里的種子，尤其是在雪里剛剛冒出來的小麥和裸麥的芽子，也並不是沒有興趣的。這種可詛咒的鳥類所以是一種災害，那是因為它們首先吃了人類的面包。到最後，還把人的屍體也當作尾食吞吃掉。居思圖老先生，滿肚子都是格言，正像農民自稱是哲學家一樣，可是也有一句格言他忘記了：“同時趕兩只兔子，必失去其中大的一个。”在我剛開始放羊幾個星期以後，我有一次在一個名叫“漏底鍋”的地方（因為這地方風特別大，刮的像是冰一樣），溫度是二十九度^①，手和腳差不多已經凍僵了，眼珠里头都感覺到冷。小小的母羊在我四周圍緊地擠在一起，硬硬的羊毛連在一塊兒，排成一串，三只狗直打哆嗦，拿它們的發紅的眼睛似乎是祈求那樣地望着我。我的腳跟前，一堆血淋淋的烏鴉，已經都凍起來了，肚子凍得比鍋還要硬，看起來就像有一百歲的年紀，說不定是第一帝國時代^② 法國軍隊的大兵的屍肉餵養大的，說不定是從舊俄羅斯、西藏、匈牙利的山里或是非洲的高原飛來的。這我怎麼能知道呢？烏鴉在地球上隨便哪一個緯度都是一模一樣的；鯊魚，烏鴉，鱉魚，鯖魚，殺人的盜匪和吞食尸首的禽獸！這些名字本身並沒有改變，可是頂着這些名字的人也沒有改變^③。就是在那天，我在那個夾在

① 指華氏二十九度。

② 第一帝國指拿破侖稱帝的時期，拿破侖曾率領大軍遠征俄國，大敗而回，傷亡慘重。

③ 巴黎流行的行話中，鯊魚是指關卡稅吏之類，鱉魚指野鷄、娼妓之類，鯖魚指拉皮索的人或開妓院的人，烏鴉和我們語言中一樣，也是指壞人，所以這裡才說了這麼几句感慨的話，似乎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過去怎樣，今天也沒有變。

不算高也不算低的兩山中間的山溝里，這地方叫“漏底鍋”，這個名字起得真好，因為風在這個鬼地方把雪掃得干干淨淨，人家指定我把羊帶到這兒來放。正在這時候，一隻狼，我第一次碰到的一隻狼冷不防地出現了。看羊的狗把耳朵豎起來，迎着風呲着牙，啊呀！糟糕，對羊群和牧羊人來說，這可不是好兆頭。狼站在一個小圓山丘的頂上，離我只有五十公尺遠。狼左右搖着它的腦袋，尾巴卷到肚子上頭。這是我第一次遇見狼，讓我大失所望。它跟狗也差不多，沒有什麼值得它神氣的，灰溜溜的，雖然長着一身褐色的毛。

幾只狗是很鎮靜的，比起來，我還不如它們，它們比我更富於現實感一些，不等發命令，它們就催着羊群趕快往回家的路上走。我摸我的衣袋……找了一個口袋，又翻另一個口袋，在褲子口袋中找……一顆子彈也沒有了！我的子彈打烏鴉都打光了，我大可為我的獵獲而驕傲：一大堆烏鴉的羽毛和凍得膨起來的烏鴉的肚子。我臉變白了，我羞愧得不得了，沒有辦法了，心里驚慌。完全出於偶然，根本沒有想到去吓唬此時此刻的敵人——這個野獸，我把槍頂在我的肩胛上，貼着我的腮幫子，瞄它。狼，以它所特有的敏捷迅速，逃掉了。我臉都紅起來了，心在胸膛里跳得非常厲害。這簡直叫人難以相信：狼居然懂得槍械的威力。我乘着這麼一個天賜的好時機，撒開腿就跑，去追隱沒在霧里已經看不見了的羊群。狼又出現在小山頂上；它不動聲色地望着我逃跑。我又舉起槍來，可是這一次，我的武器失去它的威力。它一躍，跳了過來，輕捷而又氣勢洶洶。我把狗朝羊群那方面趕，我的心這時候已經停止了跳動。我覺得這個野獸就像童話書里跳出來的一隻可怕的

狼一样，它奔了過來，伏在地上，舌头挂在外面。羊群嗅到了危險，在狼的面前很有秩序地跑过去；狗也吓坏了，瘋了似的吠叫。我沒命地呼叫：“狼來罗！狼來罗！”为了不要讓我处在孤單一人的絕境，可是那只狼，猛然一下子，收住脚。我看得清清楚楚：它的陷下去的肚皮，一下一下地呼吸，不过，还是倒楣的狗才有的那副可憐相；我离那只狼不过几公尺的距离了，我下定决心决斗一場，來保护羊群。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我打烏鴉打得一顆子彈也不剩，慚愧得不願意活着逃回村子里去。我已經想到居思圖一家人，和不得不出面賠償給狼咬死的羊的救济院院長。想到这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狼左右地搖擺着腦袋，吸着气兒，然后，失望了似地，張着嘴，竄到一边去了。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我看見它吞噬着打死的烏鴉，我簡直呆住了；它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烏鴉的骨头就像嚼着干樹枝子似的。我还不快点溜掉，等什么呀？毫無疑問，我是这么想來着！因为正当我下意識地想着的这一刹那，我已經拔起脚來就跑掉了，腦子里認定要把羊群完好無恙地赶回來，說起來这簡直是讓人無法相信的希望了。

居思圖老爹抱怨他自己事先想得不周到，沒有叮嚀我在手里保留几顆子彈。因为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所以他扯了我的耳朵，可是，儘管如此，他还是把我看成一個英雄，同样，他也把我当一个男子漢看待。他一点兒也沒有怀疑我說的都是真情实况，証明这一点的顯明的征象那是太多了。首先，我的驚慌失措，那是不可能裝出來的，羊群的异乎尋常的慌亂，狗身上的水泡过似的汗水，确确实实是受到驚吓的标志。居思圖本人就是牧羊人，打狼的老手，那是騙不过他的，他自己就

不知道有多少回看見過他的羊群處於這樣的情況里。

鄰近的莊子裏來了一些人，帶着槍；有些亂叫亂嚷的年青小伙子拿着鋼叉、鐮刀、橡木棒子，也來了。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也不允許有一隻狼在附近竄來竄去，哪怕是只有那麼一隻。到了天黑，乘着月色，捕狼開始了。十二個漢子，決心要把那傷害羊群的野獸打死。居思圖老爹走在前頭開路，牽着一隻山羊，這是一隻老公山羊，它的羊羶氣在本地算是最厲害的一個了。它的名字叫作“侯爵”（牲口屬於什麼領主，農民就願意拿什麼領主的爵銜來給它們命名：侯爵夫人呀，公爵夫人呀，公主呀，伯爵夫人呀，這都是給乳牛的名稱；公爵呀，侯爵呀，伯爵呀，這是給公山羊或是公豬的名字）。“侯爵”看起來似乎真地害怕了，它一路不停地哼哼嘰嘰地在念經，當然，按着它自己的派頭數着它的所謂念珠。一路上，沒完沒了地开玩笑，當然，一路上，對我的稱贊，也不絕口，不停地祝我好运。快要到達“漏底鍋”之前，居思圖要求大家靜下來。猛然一靜下來，公山羊就受不住了，於是吡吡地叫了起來。來到那個小山丘的四周，人們都分散開來；居思圖在地上打了一個樁子，拿繩子把山羊拴到樁子上，下來跟我們躲在一塊兒。嚴寒，就像眼前這片景色一樣，籠罩在月光之下；這地方就像一條荒涼的山道，大風呼嘯着猛灌進來。公山羊，凍得難受，恐懼得不得了（它還沒有真正嘗到那滋味呢），不停地吡吡號叫着，拖着長長的尾音的叫聲活像狗和狼臨死前的嚎叫。

公山羊的那股風吹也吹不散的羶氣有兩種用途：一方面能招引狼，另一方面可以掩過人的氣味。把狼的嗅覺擾亂，就

能引它過來，很有把握。我們沒有等得太久。第一個信號是山羊拚命地扯繩子，就像一個罪犯那樣，它不可能把繩子往外拉，所以它只好愈來愈速地圍着木樁子打轉，就像一匹在受訓練的馬一樣。人們非常謹慎地往前走。山羊站住不動了；這一動作是那麼快，它差一點沒有跌倒。從它的胸口里，吐出了一聲可怕的主叫，它一縱站了起來。站起來，有人那麼高，它吓退了那隻狼。槍响了，跟着又开了十几槍，然後，山羊又叫出聲來，沒事兒啦。

這天夜里，打死了兩隻狼。我白天碰到的那隻，是一隻長了滿身癩的老公狼；還有一隻母狼，跟那隻公狼是一對，頭長得像狐狸，年青。第二天從城里請來了制動物標本的人，他在这隻小母狼的肚子里找到三隻小狼崽。

（譯自第六一八期法蘭西文學報）

把自由还给每一个人

腓力普·得·皮來

一个月以來，奧澤遭到了灰塵，鐵絲網和地雷的厄運。我們這一營在攻下六號中央公路的進程中，在三天之內趕到奧澤，我這一連人就駐扎在一個山頭上。這個山頭，居高臨下，監視着通往和平①的公路，並且控制着築了防禦工事的障地。這天晚上，從河內開來的運糧卡車到了。卡車帶來了一個星期的口糧，還有信件、包裹，這些東西大概是為了我們過聖誕節寄來的吧，此外，還帶來了新任命的表冊。班長貝爾南本來是來看看有沒有他的郵件的，沒想到知道了自己被提升為軍曹。他就買了幾瓶酒，帶回山頭來，為了慶祝他的新的袖章，喝上一通。傍晚的時候，他把這個連的指揮戴爾來少尉和所有的下級軍官都請到他的帳篷里去。入夜，天空上壓着一大片陰雲，厚得就跟瀝青一樣。天這麼黑，在有一人多高的壕溝里必須憑着記憶摸路，還要避開遮在掩蔽部上的那些樹枝子，還免不了要撞到包着毯子縮在那裡的人。

一根本來插在生日蛋糕上的小蠟燭豎在一個鋼盔上，蠟燭的微弱的光照着軍曹貝爾南的帳篷。這時候也不過才是晚上九點鐘的樣子，可是，圍着山頭四周的竹林和葛藤叢里面，充滿了稀奇古怪的奇里卡扎的聲音和叫喚的聲音：野鼠呀，猴子呀，時不時的還有一隻雄鹿在鳴叫。一個月來，我們整個時

間都是讓巡邏隊和防衛隊的問題給占据了。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發現什麼緊急的情況。

在帳篷里，我們是十個人。戴爾來少尉為主。他“正式地”坐在帳篷的最里面，那里的篷頂最高。在他右邊，放着一瓶里卡爾酒。在他左邊，放着一個美國鋼盔，盛着滿滿的涼水，在水里浸着一個果醬罐頭的舊鐵罐子，里面有四分之一瓶的酒。在少尉四周圍着他手下所有的下級軍官，其中有一位名叫樂勃瓦，是一個法國上校和越南的一個公主——保大的堂妹子——生的兒子。這個歐亞混種人，他總是在尋找着他的內心的平衡，而他的自卑、胆怯却正好是他的內心把握不定的反映。他是被他老子硬逼着跟着傘兵一起來的。

他不大講話，只有在人家一再追問他的時候，他才發表一點意見。很快地，他了解到，在我們這些人當中，只有不說話才不會得罪人。

在帳篷門口搭上的帆布沒有關好，有一條縫，透出去幾道光綫，照在一棵樹的像漆似的綠葉子上，這是唯一的一棵裝飾着這山頂的樹了。按照我們的戰略，凡是占領區，所有樹木一掃光，因為這棵樹長得太粗大，所以它沒有被砍除。這天晚上，雖然時候不早，聊天正聊得興濃，有聲有色。我們為了新任軍曹的健康，已經喝了不少酒了。外面雖然很冷，可是我們在裡面仍然覺得很熱，而且覺得在這個撕破了的帳篷的薄薄的帆布下面隱蔽得很好。酒精弄得我們的呼吸滯重起來，可

① 和平，在越北，離河內不遠。

是这却創造了一种放心大胆的信任的气氛，我們尽情地享受这种完全的無憂無慮的时刻。

营的副官的声音从外面傳了進來，这才把我們又喚回到現實中來。

“你們把蠟燭弄滅吧，你們这伙傻瓜！光綫在樹叶上有反光。越南人过五分鐘就給來上一陣迫击炮。”

因为少尉也在場，我們中間就有一位有了仗勢，他叫道：

“把樹砍掉！”

副官气得臉色难看極了，走了進來，人一進來把帳篷一条門帘猛的往后一甩。

少尉就出來劝架了，他說：

“今兒晚上是过节呀。巴尔登，你用不着發火。”

副官这个人，个子長得矮矮的，土黄色头髮，很瘦，兩条胳膊特別長，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章鱼”。他一進來，就鑽到我們中間來了。大家都挤緊了一点。跟着，他那長滿斑点的手就拿起那一罐里卡尔酒，酒里面摻了一点水，把酒冲淡一些。戴尔來少尉这才放心。他开始談他过去的一生。我們大家对他也都多少了解一点。他本來是葡萄牙人，細長条兒，肌肉很發达，紫銅色皮膚，他这个人很会吸引听众。沒有多大一刻兒，就只剩他一人在說話了。他在十七歲上就参加了西班牙駐扎在非洲的軍隊，后來他开小差，轉到法國外藉軍團來。他在軍隊里一級一級的慢慢地往上爬着。五年以后，他当上了班長，等他从外藉軍團出來，轉到殖民地傘兵，他已經升为少尉了。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①，凡是外藉軍團

到过的任何戰場，他都在，他都作過戰；值得指出的是，他曾經參加過諾爾維克遠征軍^②。

在比尔·哈金^③，他在電訊部隊當副官。他後來得到命令帶着不多的一隊人最後撤退，破壞最新的無線電設備。等第二天黎明時候部隊已經完全撤退，他讓意大利人給俘虜了。他從利比亞到的黎波里^④，從一個集中營到另一個集中營，最後給送到都靈^⑤附近的集中營去了。俘虜的生活他是一點都過不來的。

可是有一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打破了他的麻木狀態；集中營里來了一個俄國人。

卡捷夫是被德國人俘虜的，被關在奧地利的集中營里，他居然逃了出來，可是他除了能說他本鄉烏克蘭話以外，外國話他是一句也不懂，他穿過了整個瑞士，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走的是怎麼一條路，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一國，最後在意大利又給抓進集中營里來了，他一直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呢。意大利巡邏警，有一天把他抓住了。因為意大利當局方面也不知道拿這個流浪人怎麼辦才好，沒有辦法，最後只好把他放進法國戰俘營里去。

① 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② 諾爾維克，挪威的海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九四〇年）在此曾經展開過激烈的戰爭。

③ 比尔·哈金，非洲利比亞的一個地名。

④ 利比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意大利在北非的屬地。的黎波里在利比亞。

⑤ 都靈在意大利北部，靠近法國的一個城市。

他一到，意大利的軍官就威吓法國俘虜，誰要是跟這個俄國人發生關係，誰就要受到最厲害的懲罰。可是，漸漸地，集中營的頭目們也放鬆了，卡捷夫也就跟法國的一些下級軍官們混到一塊兒去了。卡捷夫學會了用手勢來表达自己的意思。法國人從紅十字會收到一些寄來的包裹，他們就跟這個俄國人一同享受。有來有往，他用舊木頭雕刻一些精巧的俄國式的小神像送給他們。他連一句“你好”“謝謝”都沒有學會，他聽到的法國話，他一句也沒有學會，可是倒學會了這麼一句：“自由萬歲”。

法國俘虜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像這樣，被關在好几道鐵絲網後面，在高高的了望亭上，守衛警拿着手提機槍監視着。於是，他們考慮集體逃跑。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就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拋棄卡捷夫。戴爾來試圖把這次集體逃跑已經組織起來的事情好好地跟俄國人講清楚，但是戴爾來沒有卡捷夫的天才，他不能夠作出手勢來表達自己。卡捷夫耐着性子，搞了半天，到底弄明白了他說的是什麼。打這以後三天裡面，他見到那個俘虜，他就大笑着，向他喊：

“‘自由萬歲’呀。”

商定的時間終於到來。逃跑的計劃開始進行得十分順利，後來不對了。集中營的警報比預料的發出的太早，只能容許四個人逃掉。這四個人裡面，有卡捷夫和戴爾來。他們只有一个小指南針和一張從郵務車墜上撕下來的破了的地區的地圖，他們奔哪條路走，就靠這兩件東西。真是奇蹟，四個從集中營里逃出來的人，恰巧碰上了潛伏在瑞士邊境上的意大利游擊隊。游擊隊收留了這四個逃亡者，他們在游擊隊里住了一

个月的光景，經過这样一段时间，他們的力量也恢复了。

有一天早晨，發生了緊急情况。有一团德國人，仗着几隊“黑衫党”的帮助，企图扫蕩隱藏在山頂上的游击隊。在这个多石的山上突破包圍圈撤出去，只有一条小路可走。游击隊的人数不超过三百人，游击隊的隊長决定从这条路撤退。山下头，槍声很緊。这时候，卡捷夫站了出來。他說了几句俄國話。沒有人听得懂。可是他的手势，是看得懂的。他想留下來，掩护游击隊撤退。意大利人和法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卡捷夫毫不客气地从一个滿臉鬍子、長着棕色头髮的小个子意大利人胸前一把把那挺手提机槍夺过來。平常卡捷夫总是笑容滿面的，这会兒他一下子臉变得很瘦，变得非常嚴肅。在他兩眼周圍的無數細小縐紋都消失不見了。沒有一個人敢把那挺机槍拿回來。司令員下了命令。游击隊开始撤出据点了。这时候，从上往下看，穿灰綠色制服的德國人能看得很清楚，他們在岩石中間跳着，朝着山頂上爬。戴尔來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跟着意大利游击隊，在这史前时期的乱石山中狂奔了一陣。德國人的槍声停下來。这一場战斗初次交鋒过后，是一片靜寂。緊跟着是一陣輕机槍的射击，还有一声大叫，这呼叫的声音在山石中間一点一点傳布开去，一高一低的，响声始終不断，在山里的回声一声一声地傳遞出去：

“自由万歲……自由万歲……”

接着，是一陣射击，比剛才的一次要長一些，然后又是喊声：

“自由万歲……自由……自由……由一由一由……”

德國兵又開火了。俄國人的機槍又是一陣一陣的噴射，經過短時間的靜止，又傳來了喊聲，聲音是愈來愈響，一縷一縷地沿着石頭縫穿過來：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游擊隊繼續不停地從這個戰場上後撤。可是，時不時地，有一兩個人站住，好像僵在那裏似的，諦聽那呼聲在凝結着晨霧的山石上消失。突然，呼聲和槍聲都停止了。也許，游擊隊這時候已經走得太遠了，聽不見了。也許，那個俄國人卡捷夫這時候在這初升的陽光下，肚子給子彈打穿了，跪在那裏，他已經沒氣力了，只能喃喃地說着他學會的那句話，可是這句話他學得多么好啊。

在帳篷下面，小蠟燭已經在鋼盔頂兒上結成一托淺紅色的蠟油。蠟燭都燒光了，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燃着的黑色燭芯，在那裏晃來晃去。少尉的話講完了，跟着是一片寂靜。戴爾來這時好像是在夢中似的。我們知道，英雄事迹，就像記憶一樣，也是需要時間的。不常見的事物總是帶給人一種憂郁，想到人一生只能活一次，也是讓人憂郁的，——我們都沉浸在一種憂郁之中了。

正在這時候，在黑夜里，響起了一陣輕機槍的聲音。是哨兵害怕了嗎？也許。可是，各個下級軍官也必須立刻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了。

有一個人，用手拍滅了蠟燭的搖動着的火光。只有一秒鐘工夫，我們都從帳篷里走了出來。子彈拖着一個尾巴在黑夜里交錯地射着，形成奇妙的火花。人人都有他的星宿，我們也

都找到了我們自己的。

到清晨四點鐘，戰爭進入緊張狀態。越南人像前浪推后浪似的，一次跟着一次地沖鋒，企圖占領我們的陣地。大炮也進入戰鬥了。一〇五公厘口徑的大炮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我們縮在地洞里，腦袋夾在兩個膝蓋的中間，土塊和石片落下來，打在肩膀上。這麼一陣轟轟轟轟震響之後，是一片靜寂。猶豫不定了幾分鐘後，腦袋從掩蔽體後頭伸出來，後面襯着明亮的天空，就像是影子戲似的。我們這邊打死的有三個，受傷的有七個。

野鼠、猴子、大獺蛤蟆、鹿和夜鳥都噤聲不叫了。這時候還不可能查明這次攻擊的重要性。雖然最後的槍聲是很久以前響的，我們不由得還是不敢提高聲音說話，就跟在大教堂里一樣，只敢低聲說話。

突然間，在這黎明之前冷清的夜里，傳出來一聲大叫。接着，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了。過了一些時候，又叫起來，緊跟着是轟的一聲爆炸，和一個人的身體摔倒在地的聲音。

天剛蒙蒙亮，幾個偵察兵沿着昨夜進攻的路綫出發搜索。有一些屍體倒在地上。其中有一個尸首引起我們的注意。這個尸首穿着藍綠色的制服，這是北越正規軍的制服。他的右手讓T.N.T.①燻黃了。他的胸口已經給炸成碎塊。在一灘五臟六腑里面，可以看見一顆紅紅的、軟軟的心，可是血都流尽了。身子底下的地面變成了黑色。在屍體的左邊腰部有兩

① 一種猛烈的炸藥。

个手掌那样大的一个伤口。看到这样子很容易使人想像得出他死的时候的情形。他想必是受伤嚴重，寧可用手榴彈扎在自己的腰上炸死，而不願意落在我們的手中。

少尉一条腿跪在尸体前面，察看了很久。他揮一揮手把軍曹乐勃瓦叫了過來，他正帶着几个人在搜查着别的死尸。

“照你看，这个越南人是自己炸死自己的了？”

乐勃瓦半笑不笑的。

“是的，少尉。”

戴尔來又問：

“你越南話說的跟法國話一样好，那么我問你：他沒死之前喊叫什么？”

乐勃瓦微微的笑了一笑。但是，这并不是是一种嘲笑。是这样一种笑：这笑里面閃耀着想尋求什么可是沒有找到的人的那种怀念和憂愁。

“他喊出來的是：‘自由萬歲’，我的少尉。”

（譯自第五七九期法蘭西文學報）

譯者附記 腓力普·得·皮來生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在刊載着皮來的這篇小說的第五七九期法蘭西文學報上，看到一個通知，說就在“本星期二”舉行皮來的葬禮，按這個星期二推算，皮來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或八月初死去的，因為這個星期二正好是八月二日。皮來只活了二十五歲。據說，他是由於一次不幸的意外事故而死去的。

他的第一本小說題目叫骷髏的勾當（Opération-Gâchis）。這是他從越南回來，在一九五一年末寫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是一本勇敢的书，它報導了這個骷髏戰爭的真相，同時也對這個戰爭提出了抗議。

他給我們留下一部小說的一個片段，關於奠邊府的；還留給我們一個劇本，戲劇情節也是發生在越南。法蘭西文學報的一段簡短的介紹中

說：“死剝奪了他想獻身于戲棚的強烈的願望。毫無疑問，死從我們這里奪去了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發表在本期刊物上的這個短篇小說就可證明。”

上面譯出的，是他最後的一篇小說，也是他唯一的一個短篇。